



黃岡縣志卷之十七

知黃岡縣事宛平俞昌烈編輯

藝文志

古文

議

明

上兩院南漕並徵議

茅瑞徵

本縣逋賦爲累官民俱敝在今日勢窮必變而最累者無如南糧此不及今申以畫一之令民困未有瘳也本縣原額南漕二糧正耗各計一萬一千餘石但漕糧係軍運臨兌急如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一

星火而南糧係民運里欠易於耽延往例分項各徵先徵漕糧於秋刻期發兌竣漕完始徵南則南糧徵於次春矣沿襲既久上下因循甚且捱至次冬開徵及今則歷再次春竟相去一年以今年徵本年之漕糧畢而方徵舊歲之南糧曰此例也及查各年來文原未奉有分年之例祇緣徵不趁熟年壓一年蓋秋收有米輸納甚易小民亦自鼓舞必待又一年又起一事則民心先已怠緩保歇乘機攬包巧在零湊利在遲回及至臨期虛捏無歲不虧折無歲不重賠前事種種可爲殷鑒目下無論其他卽如一歲到卯有條編里長有漕糧里長又有南糧里長多一番投認便多一番保戶多一番使

費計所損民膏應已不貲矣今亟反之不若申定規則議將漕南二糧一併追徵上倉完日先儘漕兌卽行盤量南糧上船一帆到京計日可完前此糧里今年收漕糧明年收南糧是一役而兩年支持若併而收一年便可息肩先省一年拘保一番脩倉一番收運跋涉便一小民先納漕糧旣經一番催收又納南糧復經一番催收兩次追呼需擾今併而完不特一切省事且乘秋收有米時易於盡納便二在官原兩次開徵比較顧此悞彼終日紛拏今併一番追比則頭緒直截且衙門先省一番往來費用便三節年南糧遲悞未論完糧愆期卽如陸續到卯頓難齊集致官無從開比若省一番拘

保歸併一年里欠自是無從躲閃遲挨便四本縣倉廩止有一處節年漕糧先貯在廩南糧無可頓遂雇船停泊徵旣不前經年守候船戶得以通同虛報侵盜或故鑿船底以漏滯呈累若並徵則同貯倉廩易爲稽查盤驗而無漏報侵沒之弊依期如數押運而無掛籌拖累之虞便五節年今日漕糧認保明日南糧認保雖經嚴禁積棍終是保歇展轉作活若歸併則保戶漸減將來此輩不驅自除便六夫有此六便亟宜申定前此勢難歸併則又有說蓋緣部運職名原分兩次催收部官互異又以文至爲辭及查漕南同徵分解兼攝原不相礙合無今後每歲屆期卽將部運漕南二糧職名具文

申請總委一員董成首尾徵解庶職守專一而弊端盡塞南糧不至坑官累民等因申呈

兩院批允
如議行

上兩院夫役議

茅瑞徵

本縣水陸要衝八省紳冕之域舊例夫役臨時給價召募乃夫價除客夫力夫兩項虛抵差占外實編歲不過千四百餘金耳以四季析之每季不過三百五十金一遇銀損用夫動以數百名計募夫之價動以數十金計此等一二起便去百金矣過客取道用去百名以爲常如送黃陂每名一錢六分周百名却去一十六金矣勘合之外又出火牌本色之外復勒乾折動日照前應付而境上委官掛號中多曲徇有避風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

險改由陸路添用損夫數十擡後遇船至用亦如之者江行多乘風便乃拽船夫輒用四五十名間多至百名明知無用儘飽長行之橐者上司長擡一擡用夫役三名官轎兼程間用三班以上乃過客亦緣以爲例動請多加稍不如意卽公堂鼓噪者年來夫價缺額一至秋冬束手無措必至挪借條編湊用語所謂錙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正爲此項曾查舊時經奉明例隔省不准應付吹手不用馬匹習舛至今勢多掣肘若非憲禁申飭將來何所底極合無今後定爲成例凡遇使客往來水路應付船上水挽舟夫無過三十名下水隨流夫無過二十名陸路應付照損照轎每擡止許用夫二

名每轎一乘上許用夫二班吹手止用一副家屬不許多用
皂壯勘合火牌不得重支隔省武職不得濫給仍請刊示水
榜豎立通衢有仍前冒濫應付及聽折乾者查參議處庶杜
一切虛糜之弊

上兩院全書續編議

茅瑞徵

查得起派錢糧遵照全書舊額無容增減乃年來編纂未幾
陸續更定奉文加編改抵無歲蔑有漸與原編數目互異經
承人役了不問全書爲何物有今歲然而明歲不然者有當
年開徵將畢另增一項者有已起徵旋復報罷有轉詳動經
數歲忽於數歲後奉行應於數歲前加派者諸如此類未易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

縷悉以致派徵無畫一宿猾乘隙夤緣或已裁省而朦朧支
給或已帖行而寢格踰時此附合之機權大啓誑侵之徑竇
竊見賚守道查覈有實徵冊與易知單非不悉也經承人役
目爲故套臨時鹵莽了事本縣初任清查節年起徵甚有已
領足而原未經派如馬價之類比比而是總之案頭全書旣
盡無據餘無足據者矣及查全書舊例十年一編布政徑委
官裁定其間應增應減不無遙斷間多臆決無怪今日纂編
明日申改競有覬心示人不信且當書成之日不過頒行州
縣一冊經歲以後歛目漸移束之高閣環簿實徵十造十易
賦額不清其原坐此合無今後編纂全書先期行令各該州

縣備開簡明文冊何項應增何項應減何項應照舊悉心參酌前件下務逐欸明白登答彙送司道覆議必求經久可行再三酌妥鈐發該府分給州縣取具甘結方准刊布刊布之後大書榜示五年十年永爲遵守卽中間稍有未盡須俟後造改編唯遇大興革大災傷奉有特請不妨尾頁添刻數行每年春令將及布政司及糧儲分守二道驗給二冊一本存驗一本發該州縣照額編派印糧官案頭時置此一書歲徵錢糧自是了了目中吏書不得援引上下且有此一冊亦不必另造實徵卽此上下責成甚爲簡徑其他驛巡等官及馬頭舖兵各役旣知有成額亦不復萌徼幸之心呈檄條申一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

切減省此實清源之說乃其難獨在初議耳本縣微舉數事有有其名而無其實年復虛襲者如客夫抵編民壯隱占如此類不可審覈乎有無其名而有其實勢難屬廢者如貢土作興查奉兩院原行共額二兩非不極意節省乃年來紛紛呈討重疊批給不下百金一州縣備用有幾此竭則挪之彼如此類不可坐額乎有裁革太過反開無名之額者如府燈籠夫原入全書後因減歲徵之里甲州縣脩衙舊有額派後盡裁革一切整理無資至遇新官上任勢必小修將何措辦如此類不可議復乎又議云查得各項錢糧一條編起徵臨時酌量緩急支解法至善也本縣異時徵收頭緒紛如相沿

有摘徵之陋規蓋緣催科無法每遇一項牌提莫措隨摘一項各里分抽花名若干彙爲一冊發衙嚴比先足此項以濟燃眉又摘一項千枝萬派條編初意寔失卽如同一里而或摘或否同一摘而或寡或多巨猾或稽遲而脫籍孱弱或額少而屢徵覆手大恣狐威分頭不勝狼顧賦役積蠹當無過此合無嚴行申飭仍請於本縣儀門外立石大書刊示不許仍踵摘徵變亂條編遺法庶幾覬覦永絕里納更生

實錄補牘議

賀逢聖對揚

逢聖等近睹禮部會議諡典一疏欲將國初不盡名賢另行補牘且云不信傳家之錄不憑諛墓之文惟駿德鴻猷煌煌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

國史者予之逢聖等考得原任應天府府尹張璘則載在章皇帝實錄者也按實錄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擢山東布政司參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府尹璘聰明廉潔幹濟所至能恤民爲京尹不諂中官雖屢讒璘於上不聽未幾以病死夫章皇帝實錄纂修於楊文貞士竒楊文定溥楊文敏榮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數君子之手其抑揚予奪最稱嚴謹嘗攷中間品題絕少全瑜之語京兆非有清潔眞操敷歷實跡安得邀此特書諸先達非係商榷最眞嘉與最切安肯錄之死後二百年之定論旣已久而可徵諸名卿之公許尤爲確而可據視近日之取信於碑

銘傳誌雖連篇累牘而猶費推敲者不啻星淵也倘得俯賜稽查概從補牘庶人知修姱者雖幽必闡論定者雖久不遺將諡典有光而國史亦重矣

國朝

漕運議

劉子壯

自古建國形勢立於西北貢賦供於東南故歲漕荆揚徐豫粟四百萬有奇致之京師以給六軍萬民其徵之民也縣令是典丞貳佐之其兌於舟也運旗爲掌衛弁宰之而又糧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數倉場受其成河道先期以具蓄洩所過設兵以衛其往回蓋制法若斯之備也宜若取之下而無不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

足納之上而無不終其事者然而數年以來民日困於徵收之無藝而漕每虧於拖欠之漸累者何哉蓋其畧可得而言焉方其取之民也吏以差爲市輪里而飽所欲乃取一戶焉註之而此名一定則莫不破產鬻子甚且捐田廬而去之他鄉及其科糧爲兌也每歲舊額石計二斗而耗五升耳今耗乃至三斗矣是六倍於古也而又有水脚之增常規之加以間乃費一石也然而或有風水之失盜糶之患則又以責之縣官縣官又以責之民謂之賠補焉此今日之漕所以困民者也若夫兌運之患官旗所至折縣官辱里甲以肆其需索

而及其既兌有折鏹而代糧者矣有此領而彼運者矣有有籍而無人者矣而道路之盜賣不與焉蓋自其開漕之始原未嘗有全實之數而當事者既不能精詳本來以較勘於始廉察者又安能煩瑣剝閱以稽查於後迨至不足而始加參覆累歲積月而倖一

恩赦此所以拖欠漸累而倉儲日虛也今欲蘇民而裕國則莫若定輪歲之差以甲爲次而吏不得高下其手也立正耗之額以官代兌而民不至重病於科也嚴賠補之禁而水濕盜賣責之主者也開兌之初督糧官閱實其數而無有虛冒督率其行而無有延捱也過淮之時巡視者逐幫爲稽而多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

少之必詳隨至卽行而後先之勿待也而其要尤在上官長無責望於僚屬僚屬無責望於州縣則有司不以巡督爲累官旗不以倉場爲累如此而漕猶有負民猶有困者未之有也抑更有望者漕與屯相表裏者也誠能興屯田開水利則西北將實而漕可稍省東南之民力於是乎亦大甦矣

籌江淤地畝認糧議

于成龍

清查田畝一案關係國計民生既防欺隱又免包賠誠於目前籌餉之中爲久遠善後之圖煌煌

天語培養根本積累功德豈微識淺謀所可幾及也成龍自奉親丈之檄查算黃屬田畝咸遵部頒全書起科原無缺額

可省行文滋擾厲民惟爲國用計止有衛所地畝荒熟未清
江湖崩淤小民爭訟似應清丈認課者也成龍准蘄衛請丈
出首蘆地報明前往而該衛已經查確出具印結申報毋容
再丈若夫淤地一項臨江舖與洲民相爭松楊舖與屯軍相
爭屢懇丈立界限又羅湖洲李家嶺首報新淤三十五頃成
龍親赴鴨蛋洲踏看除久淤已種熟者將新報之弓口畝數
與老冊對查內有溢額者照畝認納蘆課此無容議惟相爭
之地界尙在盈盈一水中先將竹纜量定丈數兩家駕船水
面挿竹水底各立界限成龍均平分之鴨蛋洲量定四十九
弓臨江舖自認一百三十二弓此地江流在上並草塌白沙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九

之無跡不知相爭之意爲何也成龍細加採訪據洲民霍雲
從稱臨江舖界內占去伊今年麥地蓋以九十月之交水涸
地出種麥至來年三四月間收麥任江水湧流如此之地似
可免議留百姓以有餘無如各願認課永爲己業祈免後來
之葛藤松楊舖與屯地亦同此類至羅湖洲李家嶺據報三
十五頃又報一十五頃係互控黃岡縣憑衆處明立約今丈
明願承蘆課但西江之水雖淤而東江之水已崩似非永業
將來包賠之苦在所不免但不認課則承業者終不安心旁
觀者難禁指摘成龍仰體德意凡一切已崩者可否將新於
補還准賜印照以杜衆議庶可免賠已崩之糧而又認新口

之課也又有葉家洲係大江流水溢入有淤無崩似可承課
又查蘆政淤地五年一丈自康熙二年丈後迄今十有餘年
值茲奉行丈定似可免將來部差之煩又有陽邏等處湖漮
清水曰湖止水曰汊載蔴鐵乾魚正供長江流水業甲納府
鈔正供江水崩淤不常凡有新淤水漮應歸長江業甲無如
湖課業甲與兩岸居民每多私占取魚亦爭請丈且有舉首
隱没湖墘淤地成龍因案牘積久回府料理伏乞憲裁可否
至於清查爲州縣職所當然但成龍在蘄丈洲目覩州縣在
烈日之中步行查丈揮汗如雨面顏赭黑爲國忠心不憚勞
瘁紀錄加級卽陞固屬酬庸之恩典然或邀一時之功名貽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

日後官民之苦累此成龍本心所不安也

條陳徐藩憲修志議

王道明

雙崎

伏惟

聖天子萬國同文大憲臺三楚敷命奉

詔令而纂修通志徵材藝而開局棘闈洵

熙朝之盛事曠代之希逢

某

漢濱末學崎麓散材欣逢徵命

仰接清塵叨咨訪之維殷已芻蕘之先獻不盡鄙意載

冀鈞裁謹條其目於左

一曰慎總裁以專委任衣必有領領挈則衣振綱必有綱
綱舉斯目張故三軍受命於元戎而六官總成於冢宰

明乎權有攸屬而職有專司也志書之爲例甚繁局中之人員不一欲定規模以從事莫先總理之得人荆公私議蘇文只緣意見各出盈川恥居王後總由才識相當非品第素高則物望難服必文行俱美斯筆削可操惟執事謙衷飲物如姬公多藝而驕吝兩忘善氣迎人若東里修辭而羣材悉展以之品隲人物定堪祖述麟經上下古今無難衙官馬史迺復不自滿假謙讓未遑如其聘彼鄰封必求道重一時不但學儲四庫卽或採茲楚地亦須德高八郡又能才擅三長然後鍾繇閣筆於王粲君苗服膺於陸機也

二曰量才學以分職事夏鼎商彝非不寶貴也過其時或無所用宋斤魯削洵可珍重矣遷其地弗能爲良故帝世五臣工虞不侵水火之職孔門十哲言語不隸政事之科人各有能有不能才各有有用有不用也修志人員得自徵聘其採之也各舉所知其應之者唯命是聽疇叙事疇斷制彼此不必相兼或古潔或高華體裁烏能一致惟是分厥職事量乃材能如令狐芬作周書政務採之蘇綽清言採之牛宏要自各見一斑若歐陽侈纂唐史百官撰於堯臣五行撰於羲叟不妨兼收衆美惟隨材而器使期相與以有成將見其始也如百工居肆

分則專專則精其成也如千腋爲裘合斯備備斯美矣
三曰蒐遺書以備稽考周監二代傷杞宋之無徵禮闕冬
官因簡編之散佚故蘭臺石室寶片紙如球圖天祿石
渠拾遺文於灰燼其傳之者精由收之者備也楚北志
書以八郡爲分地八郡私乘以各屬爲權輿無事遠徵
卽言黃郡郡志自太守蘇良嗣手爲蒐輯後則闕有間
矣縣志自邑令茅瑞徵重加纂修前之存者僅焉李公
彥瑁續蘇之舊書成身沒其遺藁挈之西歸董子元俊
繼茅之遺文煩未梓並前板付之南正他郡別屬雖不
盡然文散獻凋大都類此惟收遺補缺購求之切若河

間自瓊冊瑤函收集之多同汲冢連昌舊事豈無故老
能傳秦火餘灰自有伏生竊記後先並採同異兼收然
後去謬刪繁萃純白於冊府磨光刮垢發綺麗於塵封
作三楚之成書爲一統之底本是所願也詎不美哉
四曰廣採訪以宣幽滯山川風土班史合朱劉爲一書紀
月編年綱日本春秋以載筆雖天文與地理並重而人
物較藝文更難蓋藝文所載不出詩賦歌文而人物之
編尤重忠孝節烈時當鼎革之際舍生取義忌諱偏多
處人骨月之間殺身成仁嫌疑莫辨江濱城畔誰弔忠
魂蔓草荒煙長埋貞魄矧夫滄桑忽易事漸不傳子孫

式微力難自達雖題請之疏靡歲不申而節孝之行所遺過半願借仁君之巨筆發茲潛德之幽光不費帑金東海之行不朽但濡楮墨西山之操永傳此風俗所以長醇而人心於焉復古也故前已言之切切茲復更爲倦倦

五曰嚴考課以責成功處囊脫穎志士以之自伸並駕登先才人於焉共奮故歐薛各修五代史長短聿分韋劉共著舊唐書煩簡互見况夫文不一手職各有司苟非考核維嚴必致優絀莫辨志書大綱領之總裁分纂寄之衆手發凡起例不免技盡雕蟲比事屬辭豈曰才皆

倚馬應準日省月試之法以定餼廩稱事之規如其次第敷陳長於體要參互考訂得其指歸敏若袁宏速如子野卽當獎以優格薦之當途如或考古旣乏其實立言或無其學專家有愧分校弗勝卽使數牙籤於甲乙彙部帙於丙丁自是用無求備之心不失教其不能之意如是將見敏拙立分惰勤立辨局無冗食之員志有立成之日矣

六曰寬時日以求精研據案制書世推阮瑀當食草奏古重襴衡公權七步而成三詩劉敞一揮而就九詔此皆得之天才未可強以人力至於濡墨腐毫相如取多而

用博輟翰驚夢揚雄思苦而詞艱張衡賦兩京十年左思作三都一紀必遲歲月乃構鴻篇然則著作之遲速不可概繩而纂修之工程豈能預刻乎修志義至尊王立言事同作史傳疑傳信必因畧以求詳大書特書在別微而辨似考於古錯之綜之參之伍之不可以不謹也証於今討焉論焉修焉飾焉何敢以或苟乎惟嚴其課而寬其期毋刻日以考成俾擇之精而語之詳得備稽而切究則子野之拾遺釋川之雜記可以兼收蔚宗之斐亶承祚之高簡無難媲美矣

黃州應疏河道議

周凱芸臯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四

黃州一重鎮也府治屬焉隸州一縣七自縣而府而道居之一副將鎮之宜其民物殷阜市廛繁盛余下車之始見山川清遠城郭完好人民秀美心頗樂之既而環視城中街衢湫隘綽楔頽唐市無珍異無宿儲民隸於兵者半隸於官者半士多寒素絕少富商大戶廉得四鄉屬邑亦起落不常心竊異之乃詢薦紳而得其故僉曰河道不疏故也赤壁下舊有河自西北鄢家水口引大江之流入王家湖磯窩湖出觀瀾橋南入塔溝東南歸羅星湖由下巴河仍入於江繞城如帶俗呼玉帶河爲形家言者所稱當時郡屬富盛甲科赫奕大艣小舠艤泊城下自鄢家水口塞僅資湖水其流遂微河亦

遂失赤壁屹然陸地商旅不通富家大姓難於持久嘉慶丁丑太守吳公之勦曾疏之工未半遷去事遂已吳公以磯窩湖之水倒出楓香橋有損地脈塞之而觀瀾橋以下未及通暢夏秋湖水泛溢居民私開溝洫二道以洩水水斜出於江不入河而河愈塞其故道猶存也余曰誠如是是官斯者之責也乃尋故道究其源委父老悉其利弊者白余曰自河之塞不利可數江水不入湖水不蓄旱潦無以資灌溉舟楫不通商旅不至貨財無以爲利賴江環如帶包我萬姓失其形勝累千鉅萬之富家今且如懸磬矣連薨接第之科甲今寥寥數人矣匪惟吾民官亦不利凡我父母爲賢爲惠僂指計

之匪病卽憂速去其位此黃之人所痛惜者也然而民有是心非官不行民有其力非官不率侵河之旁視若已有各私其私惟官釐焉所需鉅萬敢費官錢富家大族惟官勸焉一城之利一郡之觀易於樂成難於圖始惟官倡焉良莠不齊實賴賢智所見惟同所志或異惟官擇焉余曰誠如是是官斯土者所宜急也歸而稽之志載按之圖說將作書告勸諭斯民適奉檄徃來漢上未及奉行丁太淑人憂去官於是黃之薦紳父老具楮帛弔於吾母之前且言曰使君之志知不及行也願書其事以貽後人余昏眊罔知所云聞斯言感且媿涕泗涔涔下曰敢不如教謹就所知而書其略按志環城

舊有河者也鄢家水口爲引江入河之要地高阜居上游宜深濬者五六里面寬若干丈底寬若干丈深若干丈使達於湖爲費較鉅湖水無源易於消涸非引於江水不足以濟舟楫王家湖磯窩湖之間爲易家隄宜寬深若干丈自湖以下至觀瀾橋河道顯然宜寬深若干丈爲力尙易塔溝之河僅存一線宜倍其深廣以爲宣洩之路自羅星湖達於巴河本有河宜疏濬之計長若干里需金錢一萬有奇宜填塞者私開溝路二道使水不得旁出宜預謀者廣集資費以支所用使工不致中輟侵佔爲田者清釐之不遵者懲儆之宜加寬廣而非侵佔者勸令割助之旁湖之民按畝出夫以供畚揭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六

富家大姓好言曉諭例載疏水道捐銀三百兩以上次第獎勵給匾額頂戴可以申請爲勸工宜自下而上毋壅滯毋畏難毋避怨毋見小利毋任私人庶幾一勞永逸而爲黃州一大利也或曰引入河恐秋水汛泛淹沒民田則告之曰不疏河則秋汛亦汪洋無涘也惟水落後宜時其疏濬或謂民久爲業奪之恐不便則告之曰糧有額可稽利百捐一爾所侵佔毋自貽悔夫物會之遷移非人力所能強而因時制宜亦有心者宜力爲之謀吾知官斯土者必有憫斯民計利弊而與吳公有同心者尤願黃之薦紳父老有力之家共相協成

道光七年十一月記

有謂利不什不議興害不什不議革未可起大役動大衆姑存吾言以待相時者之舉動心竊不然此事執擔夫於途而問之皆知其然也豈待後之相時而動哉間常謂浮屠氏日擊木魚雲磬矢志修一佛未必不成而况官其土者乎其不爲者畏難苟安之心誤之也志不堅故也此非僕之虛言也前守襄陽時改校士館移建橋梁平治道路修城垣開水利設義學其費動以萬計而民輸將恐後豈襄陽之民獨好義乎亦以所感之有道也今人施修佛寺不惜鉅萬苟導以利弊輕重未必不樂於爲善亦既知其利弊輕重矣因循遷就而猶爲趨避之說自逃其間尙望於民乎問心得無慙乎此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七

又非僕之好爲議論以要譽也膺大爵享大祿而於民事漠不相關以畏難苟安之心處之曰姑俟異日安知後之人不又畏難苟安如我者乎惜天不假之以時苟假之以時事未必不行利未必不興弊未必不除黃之人富盛倍於襄陽其好義未必不什倍於襄陽倘竟如所言姑存其論此不可解者也所言可爲畏難苟安者文其過而未必可爲有心者勸也黃之人所不欲爲者有二富商大戶錙銖是計罔知遠大將以若所言爲便其佔爲田畝者私其所入尙且自利援所說以爲解而爲官者斷不然此可自信者也又記

序

明

孝友堂詩序

李東陽 西厓

吏部驗封郎中黃岡王君濟舉進士爲南京戶部主事會今天子登極詔兩京文臣當被封命者悉予誥勅獲封其父竹坡翁時曜如其官其勅命之詞有曰孝友躬行家居表率戶部尙書安陸孫公爲摘二字名其堂曰孝友之堂鄉大夫士傳之以及於予予唯孝友者弟子之道終身行之而不可易者也周命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子以爲是亦爲政又謂孝可移於君弟可移於長蓋家國一道處則教焉仕則行焉不可以顯晦論也近世推恩之典資格所應類皆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八

有之若不以爲異者顧天子命六卿吏部統百官文選之所簡考功之所最驗封乃得而行之計時而後請量功而後授其有失者寡矣閭閻之行不能悉達於朝廷誥勅之詞多出於代言之手若亦不爲甚異者然天子任之詞臣詞臣據之吏部而又采之輿論彼此之相參下上之相信其有失者寡矣夫以子之貴而褒錫其親所以勸忠與孝得之者固以爲難若親親老老之恩出於朝廷及於臣下嘉期勝會無俟乎考績之時者其難尤甚然京朝臺省大抵亦皆其人徐而考之其有失焉者亦寡矣予家本出長沙與黃州同省數百里而近聞湖南北稱王封君之賢謂其七八歲時連失怙恃鞠

於庶母李氏恨弗逮養事李如母奉諸兄如事父然撫諸子皆如己出無異歲積粟數千斛以應族人之用年豐則去息年凶則棄責置祀田一區以備蒸嘗祭掃之禮平生以勤儉起家寢至饒裕每戒子孫勿以奢僭廢業曰此所以保家而睦族也跡其言行皆出於倫理著於家庭勅命所褒殆非虛語濟方學古檢身不墮流俗以行藝爲吏部所簡至今官孝友之教得於家者有素是其封也不爲幸而其美也不爲溢矣況今驗封所掌躬目爲之必將精覈凡覆爲有職者勸且其勲業所就功利所被殆未可量又以見綏猷之責作師之道得於累朝聖天子作養振勵之餘者豈獨於家教然哉夫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十九

自有經傳以來孝友者天下言之矣朱子入朝聞正心誠意之說爲時所厭謂生平所學在此竟以此言進學孔子者必自朱子始予豈敢以孝友爲常談庸行而不思所以相勵乎哉今年翁六十濟方縻於官欲有所頌禱而未能也乃徵諸能賦者爲詩十章授簡於予張仲之孝友詩人言之亦孔子所取朱子所傳者予不能詩請以是言爲翁序

夢澤集序

皇甫汈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爲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卽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

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甚常云
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爲
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爲庶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
暉關中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邱曠子灝大梁林子時曹子
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並擢藻掞天敷華緯國得人之
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爲文鉤元獵秘雜以古文竒字指旣
閱眇語復聾牙令讀者謬戾眩寃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
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視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
金爲贈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爲譏評由是人多陽服
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爲吏科給事中值毅皇帝將南狩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

在廷羣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於公車不獨言責也王子乃
邀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
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君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
石公公爲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譏評浸淫
聞於政府政府啣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
夫脂韋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委填又非所好至則治尙嚴棘
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爲少貶迺希附
權勢文構釁稔遂使鍾儀繫冠於楚囚鄒陽按劍於梁獄悲
乎今上嗣位湛恩汪濊虛納貸罪諸子稍稍晉復君獨註網
擯棄顏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去均淵墜

而進乖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己丑進士識崑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施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况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天子寬頌謫爲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爲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爲榮不以赤壁爲樂而以得見夢澤子爲幸下車亡何迺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府余置自外員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杯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聯朱紱爲楚世家君又命其子暨弟若姪從余遊嗟乎君胡白眼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胡爲在衆

奚媿哉是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
杜比肩參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馬書類東京尺
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一卷文六卷成一家
言舊刻於家塾季弟雲澤君廷瞻刻於淮陽姪三湘君同道
又刻於吳中而吳板益精矣二君皆以進士爲理官善治獄
號神明泣淮者以賢拜河南道御史泣吳者亦被徵行矣三
湘謂余知夢澤最深命序居首嗟乎甲寅之秋余有滇南之
役取道齊安訪君故廬見其子若孫歔歔收涕賦詩弔之茲
復序之是生叨敬禮賞訂之交死辱彥昇筆札之託不敢辭
三湘者不忍負夢澤云爾言惡足爲集寵哉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二

貳守趙君述政序

王廷陳

趙君自黃之貳移尙書郎黃人愛莫借焉夢澤子乃爲之言
曰嗟乎今之弊吏二而俗謂良也一曰畏吏二曰怒吏何謂
畏吏舉虞其咎執辟其怨遭事首鼠苟而日月而傳視官惟
其私之善而已斯之謂畏吏何謂怒吏不能其上奴遇其屬
怙愎以逞而人莫之堪微沮焉拂衣起矣斯之謂怒吏其畏
也是惟救過不暇而何理之能其怒也擇而官之冀其圖也
而以憤誰則懟焉茲二者俗謂良焉而予弊也布君之履而
祛之可乎君之泣黃也守乏而攝焉者過半是故國人忘其
貳也君忘其攝也長吏之臨也弗毀閑以務悅焉上不謂簡

禮而褒之弗恃而倨殷務薦至是惟他有司宵續不給徐而措之不疲而輯更而爲衆虞後至則曰咎惟身焉其利也引寮以分推而不有於胥無愛以小賄覺曰胥也士責之過矣杖而釋之胥憚莫繼犯故郡之門無晝扃入者不何而胥貧亦無賄敗胥德焉曰賴以免戾君實庇之其敢懟於里之俠不假也侈而踰修軌以幅之里之悍少誣右之良或曰必窘右君曰右民之望也矧其良一而裁之其何能平直右而罪誣者夫其不毀度而諛也其不辟咎也其不暱胥也其不俠之假也是非僻而畏者也夫其不恃以倨也其不有譽也其不微疵之指也其不執而窘右也是非僻而怒者也是故君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三

之治屬安焉而長吏宜民德焉而羣胥不怨孱者籍焉而右不病也是而進之其天下將裕黃何得專君焉

賈子篤本序

王廷陳

賈子黃人也而家於燕其先世皆葬黃焉始祖勝葬賈均六世祖興甫仕元葬泉嶺明之初造五世祖忠往歸焉累官指揮則自雲中反葬楊畷忠子恒恒也死事後是無復反葬也而守者浸弱業也他有有者不仁暴而據之於其巔也屋焉於其側也竊而葬焉粉櫝見誅山麓不完守者莫何靈也用悸賈子適滇道黃拜墓下愴然悲焉曰嗟呼狐死首邱代馬悲風羈烏商號故棲是眷操而南音土風之係也疾而越吟

惊寄之由也是故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聖之準也仁之則也恒之後無黃葬者力也乃心未一日去黃也鄉人不仁而暴吾祖吾敢不讎暴而不讎罪浮於暴聞於官官曰有弗讎者無祖也於是乎童之山也植於是乎裂之陵也完於是乎渙之族也收於是乎怖之靈也妥君子曰仁哉賈子禮樂在茲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節推嚴君嘉政序

王廷陳

觀風者嘉嚴君之政而禮焉國人以聞諸夢澤子夢澤子曰政可聞歟曰可夫黃繁獄之域也夫子聽焉而優且多習訟者也精跡乏核則躐而愬以下覬聽者以其自也而曲庇焉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四

聽者匪人忌忤而務媚得而不執夫子不然惟得而已不虞其忤上亦遂之國也蝗委捕焉曰蝗異也異由政政之不求而捕是務捕以己異爲劇之矣乃省咎去敝精禱迹阡量獲差賞有轍之原蝗無留也麻之學宮邇河漲而衝圮親宮學士謀徙長老曰地則靈而徙焉不可且不防而徙衝復及其能亟徙亟徙將棄邑則曰誰能河夫子乎大吏聞之因以命夫子曰弗費莫輯矣乃命虞誅材之能久者遵岸之足布而入之出其顛腹實礫焉巨石藉而疊岸立若磐鑿支河二其旁分其衝而殺之水至三注邑之人幸焉曰微君學宮魚入□室廬其濺沫矣茲而後其名嚴河三者政之大者也夢澤

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爲其然也讒口亂聽枝論奪本斯其爲訟也大矣饜饜是肆魚肉我良斯其爲蝗也大矣暴客伏姦伺焉而決斯其爲河之患也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訟如是之務捕也蝗如是之務防也河如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爲其然也利義戰心互勝不下斯其爲訟也益大矣私妄族據蝕我善萌斯其爲蝗也益大矣奔欲潰理隄之莫遏斯其爲河之患也益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奚啻訟如是之務捕也奚啻蝗如是之務防也奚啻河如夢澤子曰遑哉國人之言茲政之所由來歟其見禮也惟以是歟

貳守蕭君明慶序

王廷陳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五

黃貳守蕭君遷司徒郎或問於王子曰國人慶乎曰不曰何故曰其君子明於其政而冀其顯庸曰君之良也六年而遷其晚矣其小人幸君之足賴而欲私之以終惠焉曰吾母也俾不吾是子孰令借之借孰聽之是以弗慶曰於子謂何曰其弗慶也慶孰大於是何則夫子之政不近名而近民爲廉也弗爲矯爲直也弗爲激爲嚴也弗爲苛爲寬也弗爲弛爲明也弗爲察爲敏也弗爲驟爲斷也弗爲愎是故其於民也無或陰焉無或窘焉其於屬也無或馮焉無或矐焉其於長吏也無或逼焉無或媚焉夫其不爲矯之類也其於名也不亦近乎夫其爲廉之類也其於民也不亦近乎夫其不近

名也是以後聞焉而竟聞也乃遷焉夫其民之近也是以民望私焉其竟弗能私也乃懟焉是故晚而遷者養君之譽也不以君私黃者國之公也或以王子之言聞於國人於是乎君子不以其晚恨君之遷小人不以其私幸君之留今而後國人無弗慶者

郭善甫歸學序

王守仁 陽明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六

後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種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不熟弗如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懼其或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萑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繇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繇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歟從吾游者衆矣雖同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王行甫序

郭子章

王行甫北上公車走武昌辭予予無以贈行甫則以言行甫之才雄幾於八斗士大夫爭下之行甫之數竒阨於一第士大夫爭憐之茲行之燕上黃金臺下者憐者交譽而互推上之入佐史局藻繪謨猷球璵禮樂次之出佐劇郡煥竒山川覆露閭閻卽未能究行甫且抒其一二而予所期於行甫不謂是也黃自蘇文忠公監稅以來林籟結響泉石激韻至於今是則是效奕奕熊熊亦充箱照軫矣二程祖父世居黃陂發祥於茲蔚爲名儒至於今能紹明其學者唯耿天臺先生主之周廷尉與其弟太常君羽之卽有談仁義稱古昔者不過若文士之林林豈興起於文者易而興起於道者難邪乃行甫論文與王元美吳明卿二先生遊論學與耿先生遊意固欲成之邪夫文與道非判然兩物也行甫以其根原窮二程之正脉而以其枝葉陟文忠之芳躅卽才雄八斗不自知其雄卽數阨一第不自閔其阨赤壁邪金臺邪夫惡徃不自得邪予之所期於行甫者以此

三諫存草序

樊玉衡

孤臣萬里之行豈非天哉當臣不才釋褐皇長子生始岐嶷耳輒惓惓國本迨理信內召時爲諸君子言之曰此日當官第一疏也念之猶如昨日比己丑十一月入臺庚寅二月巡

視西城卽有一疏如後草癸巳正月讀三王並封之諭復有一疏如後草至戊戌三月則臣望隔春明久矣乃有最後一疏以成今雷海之竄九年之中凡再三致意焉秉性竒褊執心不化無能仰窺我皇上淵微闕深之指於國家未有絲毫補而自開罪明時以重太和中一物不得其所之累至於國本已定恩赦重頒而猶未得與諸氓隸名在丹書者同其解網大耋老親經年卧病間關百折僅一歸省而梟獍之齟齬隨之乃老親竟亦賫恨以沒則忠可爲乎雖然孤臣削牘之初卽鼎鑊甘焉不者庭杖不者詔獄而皇上之所以宥臣者乃在諸慮下顧不足臣所乎且也讎臣者與爲讎使者與爲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八

讎之使使者方欲甘臣之肉不厭而卒無以加我皇上天寬地容之外臣罪實深臣罰猶薄雷霆雨露大用循環謂聖明不減堯舜而終無回霽之日哉固矣固矣抑臣竊怪夫世之窺言者淺也以爲捐糜於此顯融於彼若償博進然其言唐子方胡邦衡之事津津矣不曰寇蘇胡李趙任王秦諸君子之負猶多哉奈之何其以忠爲市以百一爲倖也昔人有言凡吾所以爲此極難將以愧夫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如抗言以博名高而席言以徼厚利二孰甚焉卽衰周之烈士不爲熙朝盛世有之可令衆庶見耶

刻赤壁集小序

茅瑞徵

古來山川壘魄多藉文士筆端爲之吐氣今寓內豔談赤壁以公瑾一捷而赤壁獨擅名黃州以子瞻兩賦鼓吹也無子瞻則黃州無赤壁矣然余嘗怪從漢歷宋千有餘年綵筆相望而茲山留詠不多得豈繇小巫氣盡抑陵谷貿遷銷沉乃爾耶落霞孤鶩作者所難刻羽引商其和彌寡不廣蒐羅而事弋獵空山之遺響可盡乎余每散情濠濮結想風騷此邦之秀頗堪揚榷王子號讀父書呂生時推國步爾乃同事編摩博采成帖勝國而上誇得遺珠本朝以還爭傳連璧既富拮據亦煩詮品嗟乎雲物不常人事代謝習池之賞空挹接籬峴首之游應留魂魄子瞻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余於茲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二十九

山旣以一日叨主者而殘文蠹簡散佚罔紀是亦有責焉爰伐棗梨以當金石庶同名山之藏永作琬琰之秘繼今以往子瞻不可復作而猶識前人之勝蹟竟在此不在彼者以有斯編也

志小序九首

茅瑞徵

楚地延袤綦廣黃邑于其中得百九十里有竒徃代分領併隸不常厥治第仰窺躔次俯驗山川斯庚萬古不變也屬且又安久都野民居殷軫相望庶幾稱沃土焉若流覽圖牒求曩昔名賢勝蹟與其坵壟令人歛歔久之至乃稽考風俗物土之宜而布之利茲固長吏事余且兢兢飲冰矣輿地志叙

易稱王公設險周官之制掌固掌修城郭溝池維此保障與民守之蒞官行法豈傳舍是爲中國授室絃歌蔚興矣無口茲社稷壇宇實鬼神式憑大事在祀古也有志至乃謹蓋藏嚴比伍飭郵傳庇闕梁修濬以導利坊表以厲俗井井煌煌斯善國焉若夫遊觀之臺老釋之宮有其存之莫可廢也

建

置志叙

古者九賦任萬民民不以困井田什一足術也管子牧民輕重九府遂霸諸侯井田而阡陌而履畝幾無行矣太史公曰楚越之地地廣人稀無饑饉之患以故嗃窳偷生無積聚余覩黃大都若斯云逞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山澤不麗亡遺利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

矣間者歲不登日食半菽不腆邑介郭中孔道縣官芻輓外日益拮据出事租庸調滋煩苦我父老何政令之爲也郡又權輶車銅素木鐵器卮茜之屬若干縉江淮之民罷焉夫豆區釜鍾刀幣金錢非較若畫一如園如流恐民之無以守也

田賦志叙

釋名縣以懸郡爲義或云絃也施繩用法不曲如絃古必經宰縣始得入爲臺郎此詎易勝其任乎丞佐口師一以職守贊勛一以功令厲士亞旅保傅爲重惟均黃邑建自隋唐官與邑俱廼勝國而上寥寥無傳德靖以來稍具聲蹟余特爲銓次焉長此不絕是在來者矣

官師志叙

述鴻虞之政者不備於殷周久而逸其傳也前芳無稽後美何續黃邑宦蹟往世不可概見入國朝來代幾更令長幾易廼所稱說僅僅如左其他湮滅無聞何耶以今觀傳列諸君子非必有殊尤卓絕之行而歲計有餘於越鑄金像蠡峴首望碑思祜入人深矣什百而得三五厥惟艱哉衆實有口吾將以爲陽秋

名宦志叙

古設科取士靡滯一途周典賓興漢法舉辟隋唐而下爰開進士諸科維楚有材黃郡實當其半矧茲邑首稱郡望前代豈繁無人抑世遠籍湮漉無可述或風會未值應運斯興迄唐迨宋斷帙邈若辰星我國家文明化洽二百年來西陵一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一

蕞土薦紳學士肩踵牲列英聲茂實固足上勒紀牒下映來茲者矣至若武爵嚴翹闕之選封蔭重覃恩之制亦例所不遺得備書云

選舉志叙

吾聞光黃間多異人出則鸞翔處則豹隱夫皆孕靄光岳文行表表絕塵而馳殆指不勝屈云高賢流寓所至仰如九鼎大呂猶將地以人重深閨淑媛之操蘭馨玉立固闡幽者不廢焉余識非冰鑑敢負陽秋閭中摸索取其神駿度義不能曲筆諛世知我罪我亦載牘得失之林也

人物志叙

易稱觀乎人文大哉王言吐詞爲經鸞龍之文奮矣士昂首侈談千秋業腐毫濡翰遠希作者至或藏之名山播響來禩

寧雕蟲小技云爾哉齊安自有王杜闡茲風雅至蘇端明益揚其波江山斐然增色明興王太史稚欽先鳴狎主詞盟楚師遂方駕域中家挾荆璧鬱有殊彩伯固後起咄咄逼人惜天未竟厥緒至乃宦游流覽神與境合每夸文外獨絕可令泯焉弗章羅網舊聞揚權刪述意在斯乎則余何敢讓焉

藝

文志叙

邑他事臚次較覈矣五行沴應及四郊多壘之跡皆邑大故雖多掛漏猶可參而互也僊宗釋部頗幻妄然名通有足稱者齊諧稗說雅饒碎金闕畧不備非以傳信語有云與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道在瓦礫謀野則獲作平等觀一切神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二

竒爰誌雜記以擬曲中之亂

雜志叙

募修鉢盂峰青雲塔序

晏清

黃州鉢盂峰者峻聳迴抱岬峒崢嶸與大別西塞相撐拄雖作鎮一方實爲武昌漢陽諸上游水口山也其前有青雲塔萬曆二年邑人李郡丞時芳黃別駕士元釀通邑及諸弁金以創造而自捐亦侈故稱諸郡鉅觀洎萬曆三十六年塔之頂非烟非雲出白氣者月餘有士人結廬讀書其下引領顧盼見塔影下頽士子心悸歸家不數日而塔壞飛其五層入卯湖亦異矣當其塔之成也未合尖而聯發解額者三及其壞也僅數年而武黃諸郡相繼罹于亂一塔之成壞其響應

捷如左券顧不重哉演章上人修行精嚴住靜白杲之古峰菴偶入塔瞻禮遂向佛焚香曰余僧臘多歷年所修石橋者十有二修木橋者四十茲浮屠七級三級尙存旣闕于武黃諸郡甚重僧寧惜此頂踵不爲再造乎演章居西陵相去數百里屬余作文足及門者七余曰方今西山始平民用休息頻年旱魃禾苗枯焦力役徵徭莫聞暫輟此萬民疾首蹙頰之秋也費有用之金錢以修無用之梵刹聚窮民之汗血以飭富庶之美觀毋乃非計乎演章曰此吾見之所及也然吾見有炊金饌玉碎錦破綾者有游博持掩櫝金囊帛者與其傾篋筭以供戲娛不若絕浮費以種福果余亦未敢以樂施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三

喜捨望諸人也斗米尺布亦破慳貪木屑竹頭皆獲福惠況此塔所需者磚石而磚石幸存其半所乏者工價而工價不望其多余以歲年爲期募一層則建一層造一級則蓋一級破衲草履絲毫不以入囊纖微盡以供衆或者感人天之呵護邀佛祖之鑒臨未可知也吾惟不昧因果而已余心賞其言嗟乎天下事患無有以身任之者耳事無巨細獨立擔荷以世外之一人成之亦易羣相推諉世內之衆力當之亦難近日賢豪長者有能如演章之脩石橋十二木橋四十者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世內之人能之而不爲世外之人爲之卽能使海內當其任者盡如演章之所爲可以無太息痛哭

之事矣况塔成有三元之祥塔壞有兵燹之應其係于武漢諸郡之重如此其見於黃州諸邑之效如此若以諸郡邑之羣策羣力萃於丈尺間其成功可毋難也余嘗習形家言巽爲文章之府塔有卓筆之形卓筆無鋒當主文星缺陷是謂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缺則是此塔之成昔作鎮於一方者今且中流之砥柱矣余是以樂爲之序而爲諸君子勸

登音館柱楣隙景自序

樊維城紫蓋

先太孺人生城時家大人夢寐若見靈異城生五日卽呼父母再言悔悔於兄弟中稍得憐愛也竹馬之年感厲氣嘔血斗餘夢天帝召如李長吉故事力辭父母情愛不忍割後雖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四

用不死自此得癩疾發則狂躁號走成童以前歲恒八九作父兄有事四方不及課城所肄業是以年近弱冠學尙未殖先伯兄自粵省父旋屑榆講論城不解始內慙稍從事制舉藝朝夕依仲兄先伯兄不獲卒教復奉檄之德陽城時雖諸生恥誦帖括年漸壯家人責以典謁負薪事不得專意下帷乃悔其幼同輩以城未知名與游者亦少惟往來里中三何君甚驩先太孺人見城得一友卽色喜然城甚愚不能承志每試輒後中外昆季多名士城自媿避不敢鴈行乙卯先太孺人捐簪珥拊膺罔極瞻屺無從先伯兄旣早卒偕仲兄治喪煢煢之餘繼以總總無復問舊業矣丙辰冬始殯先太孺

人於先塋側時家大人養疾來以七年未嘗見一吉祥善事開口而笑計此身縱事母日短猶當竭綿力以慰吾父顧親友益落落復依三何君遠思敬臣問父之語時覽僧虔誠子之書不差凡駑猶意十駕戊午領鄉薦錄其夏課詩文若干首題曰柱楣隙景紀時也嗟乎勉承庭教尙遜肯堂感念先慈忽焉過駟城敢梓是以自鳴耶聊以志吾哀思云耳何君者二爲婣兄弟韋長緘仲也與年相先後一爲全門兄綱卿也年雖項背望而城實師之戊午陽月一日黃岡樊維城拉血書

汪闈夫文序

汪名燦南

湯顯祖

若士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五

說者云舒攬寧實蚤慧其家司馬故晦之以神其事夫以攬寧之大對其援古昔切時務有學究老吏所不能說者良不妄以予所聞汪闈夫何年少而多竒也其爲文竒肆橫出穎異獨絕磅礴而前天下莫能當聞其家太史故欲爲晦閔扃之深室寘書數萬卷絕不通賓客度非太史不能成闈夫矣雖然闈夫之光故自難掩賈生弱冠吳河南舉秀上聞王僧虔弱齡袁司徒望風推服世患無吳袁耳此道父不能譽其子亦安能秘其子□□胡之治劍也百辟而成之秘不以示人而鋒芒睒絕迺至於斗截彗飛鳴吳出楚其秘之久也玉人之治玉也百琢而成之不示人以璞而精華流炫迺至晁

□宵光城秦國號其藏之久也閻夫之秘藏久矣太史公可出以示人矣

朱咸一近藝序 荃宰

□南英 千子

事之至難者莫難於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智者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多而益善不然智愚勇怯雜揉不齊金鼓之聲作而敗端見矣此苻秦之師所以殲於淝水也讀書爲文者亦然苟其學一先生之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於上下數千載什什伍伍井然於吾心而又融洽其神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異於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六

人者哉蓋嘗思之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脩用脩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用脩所自爲文何其萎爾不振也豈用脩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羨乎其爲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愧於用脩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君子於其人宜何如然自吾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得王孫鬱儀鬱儀著書頗宗用脩然及其所爲文則吾不能不以恨用脩者恨鬱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尤以爲歉最後至

齊安又得朱咸一咸一著書不亞鬱儀而詩通文通詞通於予意尤合齊名一錄較班氏人物踵事而增詳未知古今人相去若何其於樂書窮律尺聲器之變而又爲儒先之功臣意咸一所編輯必窮年矻矻憊精神忘寢食疑無暇於詞章之學而咸一游刃恢恢讀疏園草比物連類有足悲者計咸一所得於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指已見其全矣而間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鬱儀之所無而用脩之所僅有也嗟夫學之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何也彼其所傳者古人之神也其蘊籍古今嘗具數千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蹈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則所謂將百萬之衆如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七

使臂指者又在言語文字之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爲之有餘地故予至黃岡獨深交咸一而黃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彼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涘哉咸一廉讓孝友與其兄析箸而居多所推予而獨留心著述然咸一於車戰舟師皆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嘗有杞憂嫠恤之慨區區制舉藝與其所編輯又其小者天下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謂事之至難莫難於御衆者又豈獨於咸一之文見之哉

王孟侯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

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塢其人烏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八

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萬退修史求序

爾昇

王一翥

昔鄭端簡公紀本朝事蹟卓有古風其集中所論往史獨有斷制如胡致堂真西山所論不讓邱文莊之讀史然鄭有真見不憑意氣不侈翻掀故永而可味萬曆末年立論者好用小慧自謂成一說一說弗成反與諸說有礙是一廢百也今

不患不讀史患讀而無用不患不纂史患纂而紊舊必得約其志明其識者方可從靜中考訂夫志不約則綱違於經識不明則變窮於事約在守之而已退脩有焉明在旁悟而截其絲而已退脩有焉予不見史冊者垂二十一年矣客有操觚而問者予對以前人已盡後人無勞疊見其實世不止無約志並無約本夫果何求乎求如其人而止耳如其人而止者如其昔所傳而止耳能止於心自止於心所欲言言不苟言而後得斷制之平退修造史求予見之卽題此見予之一見而服也亦如見鄭端簡之所論也退脩日累其功而成之可謂不負前人云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三十九

樊孝介智品序

於倫

大常

孝介樊公酷嗜讀書署中輿中馬上舟中旅次無聊之際風雨孤燈之夜無不寄之於書蓋倦以當枕而饑以當飴矣而公之意匪直咕嗶汲引爾也以爲天下事無不濟之於智者智之用在天如日在人如月無學無術而以人之國僥倖何異瞽者有求於幽室之中乎故卽古今人用事之智一一評之集爲一書名曰智品首曰神神以知來此秦越人隔牆而探五臟之術也不待占候視色而吉凶生死之狀了然於胸中矣次日妙妙以員應此呂梁丈人與齊俱入與汨偕出之竒也任風濤萬頃孟門陽侯之險無非坦途矣次日能能以

當機此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挫之手也所排擊
俾割皆中理解矣次曰雅雅與俗對無不粗疏者淺陋者夫
惟君子智深而勇沉禮行而孫出夫是以百舉而百當也次
曰具夫取瓦礫窒穴取狸狴捕鼠斯亦世之不可少者故有
鴻儒效於小用曲士捷於小知合衆小以成其大正大人之
事也次曰譎管子曰大勝時也小勝計也晉文公譎而不正
而城濮之功亦與召陵之績並令宋襄而知此當無泓之辱
矣末曰盜盜何常豫讓聶政荆軻之流有盜名無盜情衣冠
仁義之士有盜情無盜名夫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漢高之興
取途中壯士數十輩下及戴淵甘寧祖逖若而人皆立功世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

予之畏友也性剛毅能自立處窮愁抑鬱中不折其志處富貴紛華中不蕩其神悃悞無文呐呐若不出諸口而忠實誠心信於士大夫死之日知與不知無不盡哀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公甚似之歷官十載不滓一塵辭榮歸侍親疾此天下所共知也是以諡曰孝介先生語具江夏太原傳記中不具述然予獨賞其遊蒲之日去麗色卻萬金如草芥及登第淚下如雨推田宅甘貧處約以安其身此何等心胸乎夫毛義之喜樊公之悲一也相如傲一世故受樊公不屑一世故不受亦一也然相如事武帝帝僅俳優畜之死又上封禪之書則以道事君非所以望於相如樊公其可也人悅之好色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一

富貴無足動心者則廊廟與畎畝何在而不翛然又在商時排大璫勇過賁育夫惟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故曰無欲之臣可言王佐其在斯人與

樊尙父十年制義序

方應祥

孟旋

余自蘊輝庵中看梅花逢尙父坐樹下昂昂如野鶴心知其非常士也與語大快尙父既聆余譚亦色飛心折自謂得未曾有嗣是往返過從坐輒竟日或衡量千古或商榷當世交相樂也久之漸視其眉睫間有悲怨意而又若不欲見於色余益歎且疑因謂尙父今國家特廣薪樵之途其所奉爲功令惟是表章六經所爲道性情之正以提治亂之紀也吾輩

舍此安之耶尙父逡巡乃始出其十年稿相質辨其孰爲懸國門者孰爲藏名山者孰爲誤刻他名稿者孰爲小遇大不遇者有從元草浪草同歸草海上操仙草及四方諸名社之所選錄若干卷以七百餘計曰此十年來嘔心之僅存而喪身失命之幾不免也身將隱焉用文爲行將盡舉焚之委十年於草莽爾吾亟起檢閱有如峻嶺危巖極目超忽使人欲絕有如瀟湘明月煙波萬頃使人欲觀有如曲澗幽泉一步百折使人欲迷有如蒲團四壁老衲參禪使人欲寂有如風雨江河龍搏虎攫使人欲怖亦有如夜半笳聲清秋鶴唳使人欲愁要皆原本經術沈酣子史盤礴吾之胸次直與往昔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二

聖賢相暎發而絕不肯銖稱寸校以影襲於尺幅之間至其得意疾書一瀉千里橫槩賦詩盾子上磨墨作檄文古人所謂才之不逮豈不遠哉時余方以中氣迸上捉筆卽心動屏除一切獨得尙父文置床頭覺神采煥發都忘病苦每讀一義未嘗不作天際真人想異哉豈非寸管精靈冥徹造化能轉法華故耶吾因語尙父天地萬物之氣時刻出入吾之鼻端吉祥善事息息可從鼻端候之但勿自煎憂撓其湛靖昔軒轅氏鼎成而龍化去一器之工苟精神不可淹滅則神物猶將呵護而况此殘膏賸馥吾人身心性命託焉者乎負尙父之才何憂不達操尙父之器何事無成稍理喘息爲秋風

必勝之計以光昭今天子薪樵之媿奚啻一日九萬而鬱鬱不自聊爲鄧仲華所咲嗟乎尙父於此欲吾之不大聲疾呼吾其能自己哉尙父俯而思仰而喟良久謝曰先生知我勝我自知才足以有爲而甘自放棄不祥負吾知己不義吾將俛首理舊業雖然羈旅之人一瓢爲贅顧此纍纍奚囊充塞獰奴不能負矣吾且力自刪汰畧存十一以副先生之知并以識吾敝帚享千金之意先生曷爲序之余大書其首簡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可得十年稿之崖略矣他日過尙父見其繩床供養又皆十年來所自爲詩歌古文詞余略拈數篇蕭瑟不可多讀再爲咏少陵詩解之曰何人錯憶□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三

愁日愁日愁時一線長尙父呼童煮茗破歎爲歡久之亦似漸忘其悲怨之故

送王子雲遠遊序

金聲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餬其口於四方四方人知其繇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殉國生死間稍稍能自謀子雲亦何遽爾恐自今以往天下之棄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其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餓無已則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於富貴之家之二者吾知子雲不能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皦皦囂囂淵憲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旣拙不能爲子雲計何以勸

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
有能爲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弟饗餐憂者其必勸
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爲文成次亦不失眉山吾師屺瞻先生
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也余尙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雲鴻洞詩序

葛一龍

詩句入妙若天生地成後千古無能更一字而其惡習則虛
處籠落自失手眼衝口滿紙再設已陳常見小慧寡學人稍
稍涉獵輒爾握管做摹調句頗文成篇誚同鈔寫終無入處
今之人有匠意特造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者余
拜之向來吾友伯敬友夏使我每觸意新今讀凝之詩廣陵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四

散何曾絕也俗不如野滑不如迂和不如艱豔不如樸渾不
如鑿共昔人生活不如任今人笑罵凝之意乎每得凝之詩
未嘗不令人思思之未嘗易盡詩有別腸吾舍凝之誰與及
聽凝之談兵則古法畢具余嘗譬之覓句如剝鮮宿而薦之
盤非其味矣用兵如服藥反古方而投之則必殺人凝之蓋
分用而名得之壇上主盟閣中畫像頻自看鏡能無沾沾乎
哉雖能是猶知一之說也好古而有獲是以有驚人之句百
變不窮者古法之所以可用也詩與兵無兩法門凝之之通
會而神明之蓋久矣夫

夙知錄自序

李之泌

鄴仙

不肖自省生平無甚大顯惡亦無甚大隱惡然惡就在這裏許不幸早孤過庭失訓耳聞目見慣習尋常不知裹糧負篋遠求師友日對四子之書祇如矇瞽懵焉無見所以悠悠忽忽過了半生滄桑以來棄舉業謝室家也想要尋箇路頭走只不發脚不知等待箇甚麼讀大全性理朱子語類等書毫無省發這病只是氣柔蔽厚一時無人指點開發不來捱到甲午十一月十八日漏將盡纔動箇要學聖人底念頭天明披衣起看程子語錄至學者先須識仁少覺會心明年二月鄂城遇劉千里彼喜禪者不肖舉似程子語千里應曰卽此便是這兩年來與常銘同坐起湖上晨夕商量此事稍知用

力沒那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底工夫終不濟事日間逐物應副去欠隨事省察夜來一覺睡熟又沒甚想頭仍是悠悠忽忽過了己亥初夏到南安郡齋筆札之外雖無他閒事只可云坐不可云靜當年周濂溪先生理刑南安軍以太極圖說授二程夫子於此地六月五日入刑廳署中案上亂書堆積忽露聖學二字此元公之靈也抽出閱之乃聖學宗傳越東周汝登之所編測上自羲軒下逮元明裒集諸儒語錄發揮道學宗旨其大端左袒金谿餘姚然其書極開朗好看也六月八日又當初度先一日見吳草廬語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

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今不肖年五十有二矣悟道亦不早知非猶已遲况沒倒斷沒長進仍是這箇頭顱這般行止父母生我天高地厚之恩如何報得一分半分默誦蓼莪潛然流涕吳草廬語煞是痛切動人假如成童時曉得有此一件大事得箇入頭就喫力向前做去當精壯力強之時一日工夫勝老年十倍故曰後生可畏何致悠悠忽忽捱來捱去到今尙沒有箇倒斷耶乃即日取古今聖賢聞道發自早慧可紀記者二十有一人隨事率意著數語因采先賢語以足其意指示後學使他睥見自有箇入頭省得論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六

語上劈頭那箇學字讀書元來是爲這件事有志底自然奮生向往不似不肖少年時汨汨世俗聞見中耽延歲月若小子有造自成人有德也題曰夙知錄抑之詩曰誰夙知而暮□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其好學警策如此國人是以前有淇澳之詠謂之睿聖武公今不肖雖老視武公猶少也敢自棄哉陸象山先生知荆門軍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不肖自念平生無絲粒之德及物聊著此錄竊附小學之意倘有因此書而瞧見路頭勇猛精進後來成箇漢子彼此磋磨互相誘勸是亦不肖積慶以報

答親恩雖曰爲人亦象山代醮之義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不看此書可也見此書略識大意視爾
寥寥聽我藐藐不肯如古人精思力行志不立憤不發悠悠
忽忽歲月消磨不肖既自悲又以悲後人也誦抑之末二章
知不肖苦衷矣己亥六月九日識

奚蘇嶺詩序祿詒

杜 濬

吾邑出郭里許過濂溪書院得異境焉望之蔚然陰森杳藹
卽之華表屹立有松檉數百株皆偃蓋合抱中峙大邱左右
列翁仲石馬豐碑穹窿高二丈餘深刻諭祭文一道是爲嘉
靖中以丁未進士守延平州殉倭難贈光祿卿奚公默齋之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七

藏今吾友蘇嶺則公之曾孫也冢旁有草堂三楹蘇嶺自幼
時侍其尊大人讀書其中其地又與外王父陳公之廬相接
近余與蘇嶺皆陳公外孫每值歲時節序外王父母暨諸舅
氏生辰往修拜賀之禮兩人嘗先後至相見握手歡抃讌集
旣罷必重過蘇嶺書屋酌茗論文徘徊於忠臣之墓下良久
而後去方是時先慈暨諸姨母共四人表兄弟不下十許人
而余與蘇嶺獨於其中岸然自異厚相期許慷慨相謂吾與
若旣同所自出又同志同學異時通顯建樹將無所不同乃
中更世變余流落金陵蘇嶺修業里社一別不知年及此相
見笑啼狎至莫辨爲悲爲喜以俗情論之余兩人於是乎爲

不同矣不知必於是而益見其所以同非世俗所知也詩目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嘗曰同迹哉姑崖略明之夫蘇嶺少而沈敏余少而輕率然而好學同也三十年來蘇嶺以才大不能藏余以器小不能行然而兼善獨善其學各有所本同也今讀蘇嶺之詩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詩多志微噍殺之響然而貴真不貴賸同也夫詩至於真難矣然吾里一二狂士以空疎遊戲爲真而詩道遂亡真豈如是之謂耶夫真者必歸於正故曰正風正雅又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其正而已蘇嶺獨知之屬余言其端余惟序真詩不可以作飾語而真莫真於疇昔之日外王父家之所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八

講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許蓋未嘗一日忘諸懷而於是焉發之以爲是真詩之所繇來而且以見蘇嶺與余所以同之故其指深渺矣哉

學統序

杜濬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凡叙五統臚列差次有述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加矣錄成以視余余卒讀而歎曰卓哉此書之作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闕學也學之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便其所習熟而視正學若弁髦

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槩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削木搏土其神滿家致享致虔反躐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嫗持行如一古者士明一經敏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龐雜問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於重譯或造於巫師愈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易致詰古者慎終追遠自有經理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典必延愚劣之僧道謂之懺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經書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豔慕參宗鴉臭當風過者掩鼻也古者建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卽築於其旁俾學者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四十九

有褒貶賞罰焉如是者五年衆既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
悟異教之謬薰蒸漸被什百相勸以至於千萬無算如是者
又五年則風俗一變而正統之學四達而不倍可拭目而觀
也蓋用禮教以變風俗而風俗既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
次鑿鑿然矣顧此豈可望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膚說哉夫
矻頑俗者利用剛蓋必如愚齋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齋之
立言方嚴以礪世然後可許十年而收曠代之功也共學里
弟黃岡杜濬謹撰

國朝

居學錄自序

曹本榮 木欣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

居學錄者曹子退習時與一二同志所論也蓋夫六經之理
廣配天地人心之靈炳若日星大道不孤聖賢接踵斯錄也
母乃稊米之於太倉哉雖然道猶天也天體無方千萬世上
下凡具知覺有目共睹則安得以寥廓爲天而謂昭昭者非
天乎但聖言深遠末學支離執日用者以大本爲虛談樂徑
造者以事爲爲粗跡各成擔板徒增籬籬其爲不合不公則
一而已夫孩穉知能而同然之仁義已達墟廟哀敬而百千
之禮制以生仁體事而皆存心隨處而各足顯微無間體用
一源此千聖之道所以朗朗高懸而世儒往往莫之悟也本
榮學慚知路詣愧升堂閱歷淺則肯綮未嘗探索踈則義蘊

匪備顧以區區之淺陋仰窺聖道之大全豈有當乎然而性命之故費隱之間其通一無二者猶可默契也後之君子亦可以推其志矣錄成凡答問十之六告語十之三雜著十之一言率無心詞取達意故不復分別體例云

長迹園遺稿序

葉封慕廬

黃岡王子雲先生爲大司徒雲澤公曾孫天才超逸下筆驚竒初應童子試卽受知於馬公如龍拔置諸生異等嗣葛公寅亮亦以遠到期之崇禎庚午舉於鄉連上公車不第尋輒不果再上旋遭世亂播遷流離避地廬麓十有餘年乃還寓巴水困窮以歿其生平所著長迹園稿甚夥悉燼兵火後又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一

以肱篋散失記錄勵存蓋百不及一焉憶昔歲在壬午封嘗讀書先生之家先生始教爲詩指論源流頗備比雖未能深領然心識之後每有省康熙戊申封從仕閩歸道謁先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七老且病甚相對欷歔悲感遲暮別去又十餘年而先生下世久矣先生之從父雪洲給諫封姻也謂封知先生深手先生遺稿屬封校而序之封受卒業泣然而言曰夫人必有軼羣之才而後其出言也非同瓦缶之響尤必有遺俗之志而後之用才也不僅爲鞏悅之華李白文章縱逸妙絕古今然以永王璘之辟終已不振王維爲詩雅秀迴出常境凝碧之篇幸徼原宥而鬱輪袍之奏卒不免於貽

譏是故人之遭逢坎壈固其不幸若乃身名一累白璧微瑕
致使後之君子因其遇而惜其才則以視夫憂愁侘傺濯淖
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者不大逕庭歟先生之詩根本性情
取材於漢魏六朝而緯以法度其爲文湛深經術稱左邱司
馬班氏而餘子姑舍其爲人脫畧拘檢不可一世當其蚤歲
已有不羈之目晚罹喪亂轉徙徬徨抗懷高尚託迹於臯羽
遺山之流益與世齟齬瑣尾顛顛老死無悔蓋其境可悲而
其情誠可哀也已夫惟如是故其軼羣之才雖弗獲致用於
承明視草高文典冊之間而行吟放歌往往有以見其志不
啻若杜甫之身歷艱難拳拳忠愛之意然則先生之可傳者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二

亦豈必句櫛字比銖稱寸度第謂於夢澤公不墜其家風云
爾哉

葉慕廬詩序

朱彝尊 竹垞

周職方氏所掌蓋爲國一千七百七十有三而附庸不與焉
其得列於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
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况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
人豈無感於心而宣於言詠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
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殆或所操類一國之音所沿悉前人之體製則言不曲中膠
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

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勿信矣乎自後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爲七言爲六言爲律爲長律爲絕句降而爲詞爲北曲爲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於古譬之冶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爲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又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爲恥視其力之所變而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於一母乃謬論與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於規倣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三

好於是己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音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爲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於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先生井叔於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於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已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先生前知登封縣事入爲西城兵馬司指揮與一時士大夫官京朝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先生雖家於楚實

予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屺思堂詩集序

周世甦

寧質

稚川劉先生今文古文既售之世矣其所爲聲詩亦散佚無存而質廬續爲纂輯承金君會公張君金山之命俱梓而請之詞林益成此孝思以見前人之志又在乎詩也夫詩自卿雲賡歌康衢擊壤明良道合志意相同其始也本乎性情皎如太璞旣而離騷漸作辭甚風雅雖曰濫觴大抵本三百篇之意明於治亂故龍門稱其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漢魏小變亦云近古六朝之靡曼盡黜輕婉宏麗居然一代名家沿及四唐漫誇初盛爲清廟明堂之響好中晚者則曰骨節珊珊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四

無煙火氣象回憶柏梁近體孝武大司馬以下君臣各言其志詞意較然先生之詩鎔貫百家典型往哲野之歌朝之頌風雨晦明不無所懷感發懲創各有所寄其亦深於言志矣豈殆神超形越能解人頤者乎嗟嗟先生學然後詩中正和平之旨悉由於四始六義之文其有得於吾夫子刪之之遺意乎其有當於金張兩孝廉好之之心乎至若評論存削之權更質之詞壇君子余何能以廬陵南豐崆峒大復先比媿於前賢乎

王子重集杜序

朱日濬

蜀地古稱多才蓋其山川之氣如玉京大蓬插天連雲百花

潭水濯錦分箋故萇宏雲卿輩皆隱顯殊絕而杜子美以盛
唐一代才人結廬浣溪之上故集中所著蜀詩爲多蓋人地
相期忠愛菀積於中竒遇薄射於外故憂苦沈湛憔悴行吟
之感往往若瞿塘灩澦之險驚湍噴激而出不能自己也子
重壬子入爲吏部出典蜀試以鶴禁冰鑑之司任皇華四牡
之選抒其宿抱與蜀士遇將見倡風應雅屬辭賦事鷹揚其
體鳳觀虎視出其天藻神思以潤爲國華亦何不可顧獨取
子美愁苦憔悴之咏而集之何耶蓋子重一出入皆爲國
家作人之用其入蜀也不獨公門桃李盡入夾袋卽千載以
上莫不追其既往溯其流風蓋以求才之志引而爲憐才之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五

思古之所謂登駿骨而致千里之足其卽此與故曰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見詩人之不敢以皇華爲樂而以原隰爲憂也
子重以天部侍從之臣志與時並極人生之至願乃於出使
而不忘羈旅孤臣之子美所謂安石旣與人同樂自不得不
與人同憂其忠君愛國之思必自有以著見於異日者而非
徒以詩也

於滄洲文集序

許汝霖 時菴

吾友於子滄洲將以制藝問世屬余一言弁其首夫於氏楚
黃望族也自先人樂葵公博通經史以孝廉薦名傳海內其
姪太常公爲名進士厥後甲第蟬聯代有聞人滄洲以蹇躓

於時深懼不克負荷先業日夜兢兢思所以傳世而行遠亦出疆載贄之意也余因語之曰有明以制藝取士率天下之人聚精會神殫志敝力攻取於其中三百年內登甲乙第者何止數十百萬而以文字稱不朽者寥寥可屈指盡當是時士不熟性理通鑑而與童子試者罪及父師則平日之所揣摩與所以見知於有司必確乎有以自信非若近世之標名獵譽逐影附聲以攫取科名於旦夕者可比而卒多不傳者何也蓋制藝之所發明孔曾思孟之書也孔曾思孟之所傳述堯舜禹湯文周之緒也程朱當日原本昔人遺意參以己見詁訓註釋至於毫髮無憾尙自謂幾經脫稿幾經改訂而

後定今以庸庸氣息代聖賢語言而復限以朝廷功令排仗列隊比句櫛字存十一於千百固已難矣而况割裂破碎突梯脂韋雖因之霍林諸先正已多遺議而世之評文者輒曰是以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筆而發濂洛關閩之理者抑何談之容易耶於子所著不必銖銖銛銛求合古人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處而其言亦有得於聖賢大旨之所存以視明季諸社刻較管轅韓搨佛捨老真不啻鄭雅殊聽朱紫異觀矣顧吾於此竊獨悲於子之遇而嘆身任衡文者之爲可惜也夫今之文藝今之經明行修也今之制科今之鄉舉里選也上非此無以取士士非此無以見知於上學者讀書數

十年業成而不能博一第以表暴其所長與艱難辛苦之所
得徒僕僕走數千里道携一敝篋以求鳴於世則當時之所
謂拔十得五者果安在哉雖然遇與不遇亦何常之有子能
堅其所學於獨居旅處風雨晦明不以得失易其慮力田逢
年會須有日於以振先緒揚明廷益出其篋中所藏公之海
內歷時愈久而光芒愈不可掩試較之淺中速化之士與寒
烟蔓草俱盡者真不可同年語也子其待之矣

萬頤莊明府詩集序

爾昌

毛際可

鶴舫

康熙乙酉邑父母萬儼菴明府莅吾遂之三載政簡刑清拊
循煢獨一意與民休息溫柔敦厚之風油油然翔洽遠邇意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七

其得於詩教者深而未嘗以詩自鳴適所首拔士姜子三如
家有并頭蓮之祥明府次韻二律膾炙人口無不爭相傳寫
其年秋姜子得與計偕人益謂明府之詩信而有徵也已而
命駕過訪以其尊甫師貳先生頤莊詩見示相屬爲序先生
楚黃右族登前丙子賢書主試者爲太倉吳梅村祭酒允推
詩文宗匠特錄先生減膳撤樂表程式多土聲譽日起值明
季喪亂淡然榮利偃息田廬尤慎簡交遊自一二知己外凡
名位顯赫者罕名贈答讀其詩如遠岫之興雲如幽泉之下
峽如孤桐之直上而無枝如百種之離離而出於土無一語
沿襲三唐即同里竟陵二君子詩遙情逸韻一時奉爲依歸

亦不欲寄其籬下惟五言古彷彿發源靖節然偶爾託興筆行腕止間未始自命爲擬陶也獨是閱先生之石友胡君序謂先生備天倫之樂而又自庭除達於江澣恍若行於名園別墅中宜其爲詩悠然而有餘乃余按集中編年多幽憂之所爲作良以身歷滄桑之後觸物撫時百感交集有畢世不能告人者亦惟與靖節相視已耳先生更以餘力爲詞賦慶弔詩篇俱登之別集蓋明府仁孝之思不欲一字任其遺佚况其足以傳世而行後也哉際可謏陋後學管蠡之見未足窺測高深聊付於校讐之役焉爾

萬退修秋水岑集序

爾昇

毛際可

會侯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八

曩者邑父母萬儼菴明府以其尊甫頤莊集屬序竊謂大節在淵明間而詩亦得其遺意今年春復以季父退修先生秋水岑集五種見示先生三十後即絕意仕進刻意爲詩以寓其歌泣或亦身世之感有同於頤莊者耶讀偶然作寓言十九如云前人網罟制後人無遺利物命方不堪人乃自言智智盡形亦勞取稱妻子意譏在位之營私也又云小鳥學鸚鵡遂受樊籠厄啾唧似能言聰明已爲累饑來向人呼何暇毛羽惜言文士依人字下如班孟堅蔡中朗之屬身名俱喪即少陵之于嚴武亦幾不免也又云本以射虎始而以射口終豈無搏擊策酣飲已爭功譏古來邊將養寇以自封千載

如一轍也又云桃花正欲謝木香色始鮮歡心猶昨日相愛已相捐桃花若寄語前此亦爭妍卽班姬團扇之歌不是過也又云凡物各有情強弱自爲生蔦蘿附高柯豈遂藉其榮竊恐秋風起高柯先自驚喻人之憑託權要而不知冰山之不足恃也至於指頭禪圓通解脫亦作是觀他若曰柳眼曰鴈字皆多至數十首以及梅花百韻皆天巧人工備臻其至憶予應博學宏詞之徵有鴈字詩八首頗爲同人所稱許然已覺江淹才盡始嘆人之才分相越不可以道里計云嗟乎以先生之詩使傳播於吳越間當高據作者之壇乃秘之篋笥致名不出於楚蓋先生之性情學術別有根柢卽選韻徵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五十九

聲特其餘緒而非與世競名也持此五種行世亦述者意爲表章豈先生之志也哉

贈王又沂序

計東

我家四世師友於黃岡獨多豈不異哉有識其父於三十年之前既友其子於三十年之後者黃岡王氏又沂之於予父子是也有識其子於十五年之前既友其父於十五年之後者予與黃岡朱氏菊廬父子是也我先君性沉靜簡默不妄交游每談士競引重始應四方文社事又沂之識家君也在乙酉正月時先君方出謝友人之會弔先大母故相遇吳中丞家又沂爲予言先君白衣冠顏色顛顛若重有哀者同坐

爲張九臨吳羽三吳宏人兄弟予聞之泣下蓋先君以是年春三月哀毀嘔血至明年春不勝喪歿矣嗟乎今天下文章之士如雲予小子幸多四方賢豪長者交然自江浙數百里外求一人曾識我先君若又沂先生少矣然則東對先生言動間稍輕踈狂易有悖先君對客謹慎意先生必心非之東也敢不敬乎况先生夙有聲譽藝林爲吳廬王公舅氏而與公諸賓客飲食起居不求稍異謙抑能下人論文得矩矱變化觀其持己論文可以知其人文矣敢不敬乎尤異者天啟初東先大父在成均觸忤魏忠賢黨人中以家難幾不測而時以縣令力爲保全者黃岡晏泰徵吏部也爲一世拔我先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

君童子科中三試皆第一後院試亦第一俾先君自此知名亦晏公也爲再世東丁酉舉於順天黃岡曹厚庵先生予座主也知予二十年館穀予俾予得負米以將母爲吳廬王公而因公得交其親串若菊廬又沂及公子子重菊廬子庭怡門人陳翁餘又皆黃岡人也爲三世予長子準交庭怡其事詳于贈庭怡序中爲四世夫黃岡之至我邑凡二千餘里可謂遠矣而寒門四世所師友得諸賢人君子于黃岡若此亦盛矣豈不異哉因又沂之與我先君之相識遂牽連及此亦猶古史傳書法之意也夫

黃州之有赤鼻山桑經酈注備矣經曰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注曰山臨側江川經曰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注曰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也山之紀載章章如此蘇公賦乃及周郎戰曹孟德事即經江水左逕烏林南注吳黃蓋破魏武於烏林處也夫博物如蘇公豈於水經注而忘諸蓋前賦寓言耳後賦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後人諷之猶如公灑翰雪堂唱大江東去時也公言語文章妙天下所過名山大川咸賴之以不朽西自岷峩東至陽羨北中山南儋耳館閣中州京華紀述都徧而赤鼻以兩賦特聞公之之黃豈惟黃人賴之抑亦赤鼻之幸也其賦以元豐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一

五年壬戌之七月十月其量移汝州以元豐七年甲子之四月到於今踰十一甲子矣縉紳章縫之產於黃者中朝士大夫之官於黃者四方騷人學士之客於黃者咸登臨題詠無虛日蓋自二賦啟之也赤鼻舊志散軼河東賈大夫守黃續輯之垂四載志成山水亭臺祠宇人物題畫金石藝文犁如也燦如也大夫以治行遷陝西按察副使以去其治黃也爲是志乃創前賢所未有夫端明之在黃也不得行政以惠我國人徒以詞賦爲光寵大夫則吾父老子弟既身沐其治而又高文巨筆爲江山大發其英華則黃人之於大夫自此以至於千萬斯年其與端明俎豆同有千古更當何如也讀是

至

志者其不以余言爲然乎

張貞媛詩序

貞媛姓胡氏名秀温江陵諸生張毓參聘妻荆門封少宗伯胡公振翼女也

王如琰 二思

千古之文章皆忠孝節慈之性情爲之煌煌乎與天地相終始非若風雲月露之章祇榮悴於旦夕已也丈夫而力爭人禽之界者無論矣自陰陽健順厥賦維均香奩粉黛中固有所天不幸而誓死靡他復咨嗟歌咏以見志者未嘗不嘆其性情之肫摯直令綱常大義賴以長留又何巾幗之不鬚眉哉若張貞媛筠心閣詩尤錚錚者矣古人云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跡貞媛芳躅始則投繯絕粒畢致其慷慨既則仰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二

事俯育倍形其從容此熟思審處於難易之際而毅然以身嘗之者也而其用心亦良苦矣既不忍以蒼白乖從一之義又不欲以決絕傷高堂之心衰經一室彷彿信國之遺風焉泊乎餒鬼血食苦節上

聞而教孝教忠且不菲薄其後嗣是舉兩間忠孝節慈之理已皆備於一身爲千古之完人所謂無乃太周折者不誠曲致其周折矣乎故其發而爲詩也生氣獨標浮華盡汰古鍊石琴杳無細響而沉吟反覆之餘又覺藹然以温中和備至况之柏舟不諒於父母黃鵠見疑於舅姑雖韻落魄銷響成心瘳足以寫其金石之誼而求如此之葆真全志以不失哀

樂之常者曾未可同年語蓋其爲從容難也今貞媛亦旣高義表於

天子芳聲垂諸史冊不必藉詩而後傳而以揆諸風人之旨靡不發乎性中乎情儼然與昔賢不朽之業同爲扶植綱常則貞媛之詩不又千古乎哉適其孫振鐸哀輯成帙俾予一言爰盥手爇香斂容正襟而爲之序

省志訂譌序

王道明 雙崎

予承乏志局分修長沙乃取縣志府志及一統志而參酌之然反之余心而有未安者因作訂譌焉蓋有隆重勢位於崇高者則詳之而側陋者畧焉是貴貴之書也專於貴貴則不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三

平有篤愛家鄉強以族婣里黨之庸材而文飾之與英賢等是親親之書也局於親親則不公有竒節偉行而訾其過激者是善善之未宏也善善匪長則傷仁有含垢納汙而美其包荒者是惡惡之未切也惡惡過短則害義至若惑異端者則搜仙佛之秘怪溺詞章者則哀藝文之浮夸是皆不足以垂訓也曷不以春秋綱目折其衷乎宰周公之會則書之王人以下不詳焉貴貴之義如是而已矣匪是則縉紳焉耳孔父之節則錄之正考父以下無聞焉親親之義如是而已矣匪是則家譜焉耳荀息之忠子野之孝宋伯姬之節皆大書焉蓋賢者之過猶愈於愚不肖之不及也文姜之孫仲遂行

父之聘意如荀躒之會皆特書焉蓋尊親雖所當諱而三綱五典不可以淪也且夫同泰之捨身上清之致祀皆存之以示誠則仙佛之學豈周孔之名教乎柏梁之聯句永州之作記皆刪之以明蕪別辭章之技豈詩書之遺則乎不去此數弊志雖工勿善也噫前民之得吾之師前民之失吾之鑑烏可苟焉而已哉

岐山熊氏譜序

王道明

晉隋以前有著姓而無私譜自唐長安中劉知幾撰劉氏譜三卷而衣冠之族遂有私譜然但譜其族使無溷繆非凡屬同姓概爲傳志誇其先以榮於世也今世士大夫家刻一譜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四

矣而誇張揚厲遠溯黃炎之紀近扳貴顯之族雖遠在秦越強爲附和嘻何其陋也夫人誠自立不必祖人之祖遠祖難稽必恥自誣其祖昔文山少年以同姓謁本心問其譜以潞公對本心曰石晉諱敬以苟文分爲二姓文山質諸革齋革齋質之虬仙遂刻爲圖書宗本石室後文山掇巍科位丞相忠勲義烈照耀古今潞公云乎石室云乎蓋又開文氏一祖也歐陽異齋始登科縉紳士林意以廬陵代出名賢必宗六一異齋以欺心欺人爲恥而郭崇韜乃拜汾陽王墓以爲己之自出此文山之能自立而革齋之未免於誣也此異齋之所以爲賢而郭崇韜之所以可恥也吾友熊子宏道誰不謂

派衍軒黃系原楚繹近世若孝感之勛業鍾陵之文章江夏之忠耿寧遠之廉直皆爲同根共蒂之裔璧合珠聯之族而其所著譜並弗旁摭遠引止據近代之傳聞尊甫所口授名類晨星帙薄蟬翼較之時下之譜幾於無可譜者而不知立法之嚴用意之密深得仁人孝子之用心而非近世之譜所可擬也或曰熊子高曾而下單傳者四世以蘇譜律之幾於袒盡而服窮以歐譜律之則七八世而上宜不復贅而不概從畧何也蓋尊祖必敬宗敬宗必睦族四世單傳幸其不至於塗人者曾幾何輩則舉其幾至於塗人者而親之如一體使服已窮而不窮親已盡而不盡蓋譜爲我祖譜也而非但

爲我祖譜也者皆以譜我祖之心譜之也至其譜末綴以讀書卜地若干言似於譜無與而吾以爲熊子之用心苦矣孟母三遷其鄰爲教子也朱子三遷祝孺人墓以卜吉也將思光大其譜而不爲子擇師不爲親求土厚水深之處者乎雖然熊子勉之矣映雪囊螢誰實爲師牛眠鳳窩神實爲守惟有德者有之耳熊子之高曾若祖吾不及見若尊甫禹翁余少時曾陪讌集見其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而至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雖孔戡莫過也分別是非剗剖疑劇委曲曉暢令人意解雖仲連莫過也蓋德而隱者也而熊子克繼其志朝夕無違色一舉足而不忘世德作求天

監不遠將池慶鳳毛阡表瀧岡直於其子若孫拭目俟之矣
而此譜之遠紹軒黃近輝楚乘者又何不如文山之自宗巽
齋之能自立也哉

送李生鳳止鄉居序

呂德芝時素

人心而尙淳樸則君子多在都邑人心而尙機械則君子多
在山林非山林之盡淳樸而都邑之盡機械也世際承平人
趨奢侈都邑間集五方之民籠山海之貨竒贏可搯淫蕩易
起酣歌博奕計致而術取之舜面黜心莫可窮詰所以思淳
樸者多求之山林爲夫不見可欲心不之亂中人之性也鄉
村之間土厚而風古塵靜而民勞游手者寡力作相習無燕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六

溺之招奢逸之慕足以蠱其心者也飯出於田鮮得於漁鹽
酪而外無他市焉婚祭伏臘速媼友者不過雞豚醪醞無所
謂珍錯旨滑足以驕其口腹者也勤可以畜德儉可以養財
況耕且讀更有志者藏修之地乎李生鳳止世居郡城外少
孤而能立善事其後母而友於昆弟與余鄰奉其父之遺命
執經余門頗受教其文字可以千祿而家計鹽米累之一日
告余曰將奉其母挈其妻若弟而徙居於鄉詢其意則以都
而之機械憂其弟之無所職而荒其筋骨而後且有饑寒患
也將率之以緣其先畝以課若耕其暇爲讀書計吁智矣哉
抑勇矣哉夫人之患莫大乎狃於宴安而不一却顧也吾嘗

見有襁縷而寄食於走隸家者怪其貌不類丐人或曰某公卿子若孫也是向之紈綺叢中鳴鐘而列鼎者也惟不事詩書且不習勞肆酣歌博奕以致此耳李生雖未必生於富貴蓋亦不饑寒矣父母噢咻親友護惜豈知所謂曉作夜息者而一旦能慨然引去爲久遠計也非智且勇者能乎今而後居於鄉勤於耕謹身節用以養其母學可有成也兄弟合力和氣致祥數年之後其道可以富何則淳樸者富道機械者窮道也吾年將五十而母且衰老長以臯比爲菽水資非計也以無田可歸故泄泄居此聞子之行覲然而媿因述山林之善以堅子求淳樸而逃機械之志然數年後余將買田而耕仍與子爲鄰云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七

劉志小序

摘錄十九首

胡紹鼎

牧亭

星野

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漢書曰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熒惑位南方也南宮朱鳥太微爲衡也夫邑之於分也僅耳而食於地德以承天休乃重其所守是司土者之所兢兢也

山川

周禮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辨山林川澤之名物制其圻疆而溝封之論衡曰山川陵谷地之理也邑之山水古

稱清遠而稽其廣輪成其經紀蓋治道舉矣至於登臨之勝別有誌焉

古蹟

昔王元之言月波樓名不知得於誰氏有悠然望古之思以爲景必遇人而後名存畱也今之視昔又數百年名賢遺跡見於詩文者多矣而人或依託傳聞失實蓋闕如也

風俗

舊言黃岡士重氣節好文章而隋宋及明所傳奢儉爭讓勤惰迥殊蓋風俗與化移易然也夫休養生息政教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八

誠和士興於學民安其業當有盛於昔者備舉傳聞庶有擇焉

物產

黃之畜利穀宜同於他縣而古所稱多竹如椽落英之菊乃不概見豈非物之常者久且貴與夫寒暑以時和氣蕃滋百物順成民用康阜是故節用養物氣也不貴異物賤用物安其土之所宜也

廂鎮

志言食貨者生民之本故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若周官鄠長司市之設莫非因民所

居平而治焉茲邑土廣齒繁四民雜處比於城市達於鄉曲閭閻相接熙然盛矣

祠祀

夫祭於有功烈者報德也祠於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是故官司先成民而致力於神乃肅蒸禋備物盡志蓋典禮宣昭達乎郡邑羣神和百物順用是道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月令曰無瀆陂池又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所以資漑灌備潰溢也是故水地異施各因其勢宣納百川各因其利順民力而後樂之語曰舉鍤爲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六十九

雲決渠爲雨盖言樂也

積貯

管子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庫唐書曰善救災者勿使至於賑給是故古人立法莫不籌備於未然

聖朝軫念民依治法大備羣生遂長五穀蕃植而良有司掌之以是爲有備無患也

廟學

古者里有序鄉有庠所以明教行禮而視化也祭於先聖先師重本也我

朝崇修典禮釐定樂章表道德之宗以爲萬世法其達於郡

縣興賢勸學咸臻斯路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師道立而善人多也

秩官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董子曰郡守縣令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夫縣令上奉郡守輔以丞尉建之師儒以是撫字羣黎道揚乎風教在昔黜陟臧不一因名而考之不可掩也

名宦

古稱良吏奉職循理名實相應廩廩有德讓君子之遺風不徒技之稱位然也夫唯良吏政平訟理問民所疾苦興學校移風易俗至於去則思之歲時祭祀不絕德之所及者遠矣

科貢

自古量材授官錄德定位英能承風稱爲得人其取之者不一途也唐始重進士累代因之蓋有不愧科名者矣我

朝文教覃敷人文蔚起楚稱劉熊接踵者慕焉而以薦辟雜科顯者亦往往能著功業何其盛也

武選

周貢士試於射宮未有分也漢曰武勇曰剛毅多略問

有所舉至唐始立武科其軍謀竒技之見於制科者又其異等者也我

朝揆文奮武經緯兼備其在茲邑以武登科第先後若而人武勲附焉

儒林

朱子記齊安二程夫子祠曰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於是追誦前烈思以風勵後進而納之聖賢之域故有能明於道而強行之者聖賢之徒也

宦蹟

各省所載名宦詳言其事况實產斯土者愛其姓字與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一

有榮焉而使後之人有所稱述則而倣之故曰行有迹功有表不可誣也闕疑無溢美重其實也

考友

爲子思孝惟孝友于兄弟故君子務本百行之所生也夫以聖賢行之而猶恐未盡而人心所不能已者往往獨盡其誠此百姓之與知而能行也可以觀道而示化矣

列女

天地之正氣人之綱常婦人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激揚風化道至大也窮鄉僻壤懼有遺佚勿使鬱而不彰

將以光諸簡冊閭里樂道其盛於是書也敢不愼歟

詩賦

地多山水俗尙風騷故作者日盛而四方賢達之往來
又相爲歌詠不可勝數夫古今人各言其性情與其登
臨之景宛然在也是亦山水之助矣

郭三山先生心齋集序

張念祖 緒茲

天地無心人卽天地之心人亦何心心天地者卽其心三光
四序兩儀六府佐天地者也皆心天地之心以庇乎人之心
生人者祖宗主人者大君教人者師保以及古聖賢彰明義
類發揮實行所以庇斯人者要無非以天地之心爲心而亦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二

卽斯人同然之心人之心不綦大哉顧心動則妄靜則潔心
二則襍一則醇苟以此心心天地因心乎天地之三光四序
兩儀六府暨天地來之祖宗大君師保以及古昔聖賢之心
匪齋其將奚以齋之說見於經傳其非變食遷坐之謂其謂
肅此心以靜明此心以一而反此心於醇潔也是以夙夜寅
清獨有必慎宥密肆靖身有專修齋固宜問諸心矣世或以
心齋之語見於蒙莊疑爲大道詬病詎知二帝三王之所謂
欽孔曾思孟之所謂誠漢宋諸儒之所謂敬俱不離乎心齋
義蘊哉流俗靡靡知此者蓋鮮吾鄉懷泉郭先生起而見諸
實履因著爲心齋報本一書本者何卽心是也蓋其心以齋

而心天地之心因心乎三光四序兩儀六府之心且心乎大君祖宗師保及古昔聖賢之心而卽發明其所爲心以假諸言使斯人從而祓濯之應亦自得此心不妄不褻之本則謂心之齋報本也可謂本心之齋報心也可卽謂使斯人心心之齋名報其心也亦何不可之有此書一出將天地無心而有心三光四序兩儀六府心天地之心亦心此書之心大君祖宗師保以及古昔聖賢以天地之心爲心亦以此書之心爲心心齋之義其無窮乎得是義而慎厥身修因推以經綸家國彼帝王之欽孔孟之誠漢宋諸儒之敬當自實踐中發明深蘊所報何極哉倘有詬諸大道者其亦返而自問其心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三

可愛弁小言於端

周易圖說序

蔡新葛山

易者道之原也包羲遠矣其世遠其言荒而易託然八卦之名與其象釐然可曉也而世滋疑者顧以孔子之言太極河圖洛書出繫辭傳先後天方序出說卦然說卦無先後天文河圖洛書無如今十九點畫者天一地二不言河圖洛書宋後乃俱有圖程朱之學一也程子於諸圖未之信也朱子信之後天之義闕焉而周子太極一圖程子秘之朱子傳之何也自漢千餘年程朱諸賢出而得其傳而世所爲不可知者乃若是我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性理推闡圖書先後天美備精微
皇上性學高深淵源道脉作述兼隆學者欣逢其會尙未能
仰體至教乃循塗守轍致昧古人心法不敢旁叅一解固矣
南泉向以侍直日久親沐日月之光退而冥搜遐討深研三
極與古人相質於百世之下雖以言自心裁要其指肆而不
誣義創而愈習譬如探星宿汎溟海一一具道其然而至者
絕罕詫謂新奇耳夫古今相待者也天體卽道體向言天中
言其空中者而已程子始謂天地之中理必相直朱子亦以
天中言地而推步之法至我

朝而精天體定太極河圖洛書先後天之旨無不可定而儒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四

釋眞妄之分朱陸異同之說皆可無辨而明此古人之有待
於後而亦南泉所爲獨得者其言曰虛以塊成行生是出吾
儒本天其實本地始余聞而疑之及讀

御纂性理以圖書中宮卽太極皇極然後釋然知其說之有
據且道一而已自我西郊乾坤胡易列在東序龍馬胡陳相
仍以久習駭若夷日常爲怪矣而若命若性若中若誠若止
程朱以往微言大義尋亦滋翳南泉壹以天地實跡體之而
六經四子儒先之論指畫心印若其曹曉而衆著者以其知
知其所不知而實無不可知蓋其所好者道也言易而不知
道烏乎言易也方南泉以失職去治具且行矣猶矻矻於是

圖成輒以示余怡然也歸而數年益廣正說而南泉之學有日進而未有已吾何以測其所至也哉

洪範圖說序

嚴承夏 橫溪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吾夫子以數言易非易之數洪範之數也夫洪範言天之陰隲民之彝倫不可謂數也迺大禹叙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五事次三曰八政次四曰五紀次五曰皇極次六曰三德次七曰稽疑次八曰庶徵次九曰五福六極此其數之所自昉與說者曰伏羲時龍馬負圖因而畫卦禹治水神龜列文於背有數至九第其文以成九疇孔子以河圖之數繫易不與洪範準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五

洪範九疇洛書之數也夫河圖洛書其數皆四十五虛五用八一得五二合十併二五爲九十數九範疇也十一之全五之合也故曰河圖揭其全數之體洛書肇其變數之用且夫易言象範言數數根理象根數故邵子皇極經世本洪範以立言而天地始終之圖闢於一一闔於八八卦象具在洪範數中矣其衍易也先天按九疇之分後天按九疇之合數立而象著不知範者誠不足與語易然則大禹言九夫子言十何也蓋數始於一終於十十而百而千而萬而億十亦一也洪範用九不用十而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其合皆十操於五爲五十不言十而十在九中所以大一之體殫五之用然天

之陰隲一而已民之彝倫五而已故河圖一三二四之數十
祇一之所循環七八之數十五九六之數十五皆五之所布
濩氣質渾於一陰陽肇於五河圖者五之流行一之統會也
邵子所謂中環中渾然不著於物已顧理有流行斯有對待
有統會斯有散殊洪範之作凡以爲民而已聖人仰觀於天
俯察於地析河圖之文爲對待之體成散殊之形然後有洛
書洛書者聖人以人道設教也一九三七陽正以明人之天
二八四六陰畸以明人之地天氣也地質也氣行陽有陰爲
天中之地正不倚於偏質具陰有陽爲地中之天畸不失其
正五以一協正以四率隅道有經權理無盈縮是以謂之彝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六

倫是以謂之陰隲余少讀洪範按圖書而詳其義知河圖非
圖洛書非書陰陽五行之數也自數學不明而言易者主河
圖言範者主洛書古今聚訟莫之適從惟邵子確然見二圖
之相表裏四象八體根於一統於五以盡其變而天地之消
息人事之治亂物類之異同釐然可証雖其言浩汗渺邈不
依文義而命數定象莫非陰隲之妙緒彝倫之奧旨竊不自
揣倣其意爲洪範圖說四卷本經爲圖即圖釋經不敢妄附
於前人而陰陽體用讀邵子書而撮其要有不得辭其責者
至於因圖得數因數得象如九峯八十一圖原非洪範本意
而約其數於呼吸動靜間庶幾修身寡過之道乎故並錄其

言之與圖象相發明爲釋立象示人之意與潛心洪範者參觀焉

困學紀聞集證序

王

鑾 徒洲

儒者生古人之後於書無所事作也取古人所已作疏通而證明之古人之精神出焉無異於作也後儒生先儒之後於書並無所事述也取先儒所已述疏通而證明之先儒之精神出焉無異於述也諸子既往叢說乃興於以闡揚經史銓隲詩文往往自名一家之學若白虎通獨斷之於經史通之於史文心雕龍詩品之於詩與文卓矣顧專而不兼容齋隨筆野客叢書兼之矣顧又不必其精且博求其包羅四庫杼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七

軸一心語簡義闕辭微旨遠厥惟王伯厚氏困學記聞一書蓋諸家弗如也人本宋儒書成元代流布已久循誦者稀近雖閩氏有註何氏有評然語焉不詳無能爲役末學小生乃遂驚怖其言若河漢無他未能盡讀伯厚氏所讀之書即無以知其疏通證明者之何如且何以爲有功於古也吾友萬子蔚亭伯厚氏之徒也自其少攻制舉文時則已枕藉古人掇其英華而批其根柢策畧之業羣彥宗之今者學益深名益著四方問字者益多蔚亭拔其尤者雜授經史百家言而每以困學紀聞導之所以廣見聞入思議也荒江之濱高踞一座口講手畫原委歷然一事疊出則準以最初之文衆語

分陳則衷以一定之說挹於邊腹者十之七抽於鄴架者十之三小註旁箋方幅徧滿門人抄撮成編名爲集證其於伯厚氏所以疏通證明乎古人者又復疏通而證明之蓋自原書以來五百餘年此其絕無而僅有者矣予與蔚亭別久去夏一相晤於郡城甫縱談蔚亭即以食指蘸茗汁畫案上發明歷算家割圓八線諸術及勾股三角之異同夜分對牀同邸者鼾聲相續兩人惟條舉黃氏日鈔顧氏日知錄相咨難予又別出臆見質之若連山歸藏必不首艮坤易大小象傳必不可合堯典實僅虞書典謨中稷字爲周諱追改武王未嘗滅殷周公不必不踐阼孔子出奔非歷聘三代貢耶徹止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八

各行畿內以及周子太極合於易而可不圖邵子先天不可不圖而實非易如是者數十條蔚亭皆聽而是非之而徐以攻訐古人爲戒今予觀其集證精博已不讓前人乃至原書偶誤則止附著所知不加辨駁其謙謹又何如也然則此書一出一以爲饋貧之糧一以爲去矜之藥善讀書者家置一編焉可也

三餘隨筆序

陳 詩 愚谷

曩余童子時得宮定山先生所爲讀書紀數略其體源一出於王尙書小學紺珠而比物連類視昔加詳遲之又久則又病其踈漏何也夫數生於書者也書無紀極數亦無有紀極

非盡名山之藏則不能無見遺之書非舉全書之要則又不能無見遺之數書遺數也數遺書也二者之遺蓋幾幾乎皆未能免昔之人詎不知此夫亦曰吾據其力之所及以爲之其未及者以待夫後之人之爲之而已矣後人知之而爲之而足以爲功於前人此前人志也後人知之而不爲而徒欲歸過於前人此非前人志也黃岡三峰萬子與余同出何曙亭先生之門素績學戊午晤余於漢上出其所爲三餘隨筆示余其書體例不襲王宮兩家而推之愈廣語焉而詳蓋昔之人所以待萬子者而萬子則既已爲之矣或疑萬子雖爲之未必其果備也余告之曰爲之而不備終勝於不爲者且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七十九

逆計其不備而不爲則世誰復有爲之者又烏知萬子之爲之者之不至於大備也耶萬子是書其志蓋與昔人同而其學則未有已也余故舉昔人待之之志與萬子爲之之心以告天下後世而深斥夫舍曰不爲而逆計夫不備以自沮者

周易引經通釋序

李鈞簡 小松

易之爲書始於伏羲之畫卦繼以文王周公之繫辭孔子作十翼以終之所以用之卜筮者也古者國之大事謀及卜筮唐虞之枚卜官占成周之建都卜洛至於冠婚軍祭無不用之盡人合天之學莫備於易實聖人傳道之書也論語鄉黨一篇記聖人之言動而終之曰時哉時哉孟子曰孔子聖之

時者也與時偕行易之全義聖人之全體大用矣夫子以易繼往亦以易開來而與門弟子未嘗言易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記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陰陽之道性命之理其旨精微而不欲輕言非不言也其言之見於論語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此二章足以盡之聖門得斯道之傳者首推顏曾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心三月不違仁克己復禮之學本於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思不出其位守身事親之學本於易善學夫子皆善學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十

易者也漢儒傳易者其授受皆本於商瞿孔氏之門孰非以易爲教哉夫子未嘗言易學易之次章記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觀易象與春秋者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知詩以道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道威儀春秋以道名分皆人事也惟易以天道明人事所以爲五經之原夫子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蓋有無往而非言易者昔人謂孟子亦不言易而深於易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此即明不易之理也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同道易地則皆然此即明變易之理也後之言易者其亦以羣經明之可矣而豈俟他求乎曾子之傳大學引詩書而釋之子思之傳中庸引詩書

而明之孝經以及坊記表記其言皆以易詩書明之爾雅之釋名物亦以詩書訓之釋經而本於經斯理無不明而辭無不達矣恭讀

聖祖仁皇帝

御纂周易折中

案語內如解履五夬履貞厲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引書解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曰何天之龍何天之休引詩解睽二遇主曰備禮曰會不備禮曰遇解震五有事曰凡祭祀曰有事引春秋解坎彖設險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引禮解无妄二不耕穫不菑畲曰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引論語解坤文言正位居體曰立天下之正位引孟子解繫傳繼之者善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引孝經此類疊見隨義所及以經證經周情孔思如指諸掌恭讀

高宗純皇帝

御纂周易述義如解恒彖引書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解屯初引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解家人四引禮記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解繫傳舟楫之利引周禮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解師三引春秋左傳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解蒙初引論語有教無類解无妄五引孟子必有事焉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十一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凡百十條因義發揮旁通經傳
聖作

明述廣大悉備易書絜靜精微之旨

聖學已括其全所以

昭示天下萬世蓋日星之經於天矣集說自程朱傳義外以
及漢唐註疏與諸說經之家其引經以解易者亦不一而足
鈞簡自束髮受學經書成誦後先君子以易學深微手錄
御案暨儒先成說口講指畫使之明白易曉鈞簡質性顛魯
不揣樸昧謹遵斯旨積思數十年廣覽註家博參經解取各
經之語合於易之彖象爻傳者爲之字釋其詁句釋其義節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十二

釋其旨以疏通而證明之遂得薈爲成書間有取於汲書者
周書之逸也國語者春秋之外傳也大戴禮者禮經之遺也
家語者論語之餘也山海經者爾雅之流也引伸觸類旁推
交通易理既明而於羣經之旨亦有相爲貫通者焉名之曰
周易引經通釋庶幾爲讀易者之一助云

變雅堂集序

陶

樑

鳧 薌

壬寅之冬余持節至黃省風觀政士習民氣恂恂如也其明
年江無盛漲歲則大熟絃誦歌謠之聲達諸巷陌余顧而樂
之官斯土者幾幾乎訟庭草生印床花落矣今其都人士以
杜茶村先生全集求序於余受而讀之竊有感焉夫茶村生

平爲人之梗槩爲詩之旨趣爲文之淵源詳於本傳擴於各序恢於諸家之題詠記跋至如虞山新城之品評者又數十百人余又奚容贊一辭哉回憶庚申元旦由吳下冒雪放舟尋白門諸勝猶記漁洋老人詩語所稱楚中詩人杜茶村結廬鷄鳴山下又味其詩中有楓林十廟晚蒼蒼之句於是乎循北郭而遙徘徊臺城草樹間但覺夕陽塔影廢寺鐘聲增人悽感蓋至今猶鬱鬱胷次也初余奉

簡命巡視荆南方謂可以訪茶村之里居償余夙願不知荆南去黃尙遠也越三載移節湘南則去黃爲尤遠乃甫見洞庭諸山忽而特調是邦嘻異矣夫黃州古名郡也昔賢如韓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十三

魏公王元之蘇子瞻爲江山千古生色心彌喜之况又茶村生長之地乎黃人士以其集至真有先得我心者然余不多茶村而多茶村之鄉後進爲能慕先哲敦風誼如此其遠且大也不然茶村往矣迄今蓋二百年矣彼流離窮困之羈魂安得一旦返諸邱墓之鄉哉而乃就其故居而祠之值其生日而祀之搜其遺稿裒輯而刊刻之蘋藻瓣香優乎如見何其盛也聞斯風者要皆有所奮發而興起獨黃人乎哉然吾固逆知黃之後起者必將父誡其子兄勉其弟志前儒之所志行前儒之所行相率而百年而數百年窮則型於一鄉達則型於天下罔有墜替如茶村所稱能與聞於道者其在斯

乎宜乎民和年豐而士日蒸蒸日上茶村有知其含笑九原不
必更爲長歌之泣矣吾故樂書其簡端如此

黃岡縣志

卷之十七

古文

八十四

黃岡縣志卷之十七終